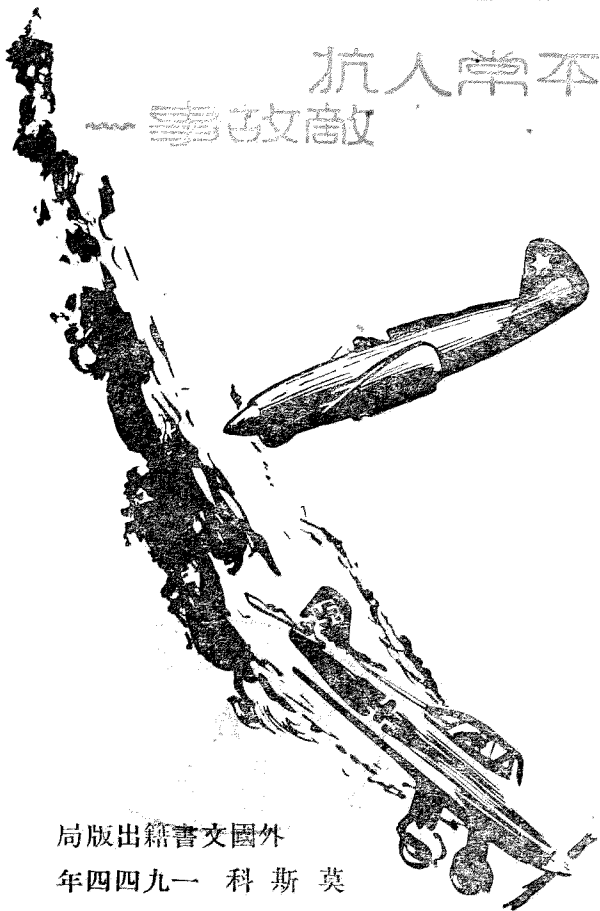




千萬

何止高山

—— 平常人抗日 ——
—— 敵寇專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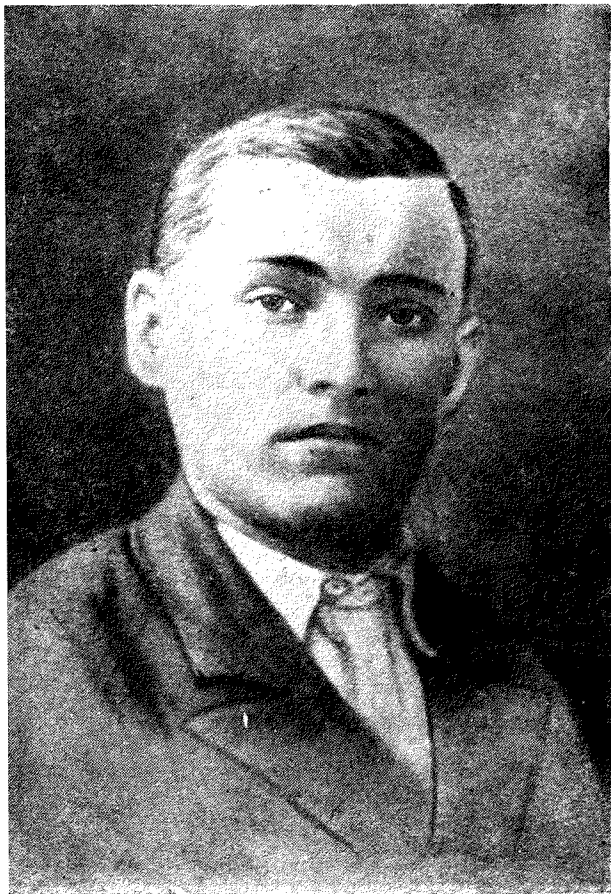
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年四四九一 科 斯 莫



蘇聯英雄娜達利婭、科福射娃(左)瑪利婭、博林瓦諾娃(右)。



蘇聯英雄蓋斯特洛大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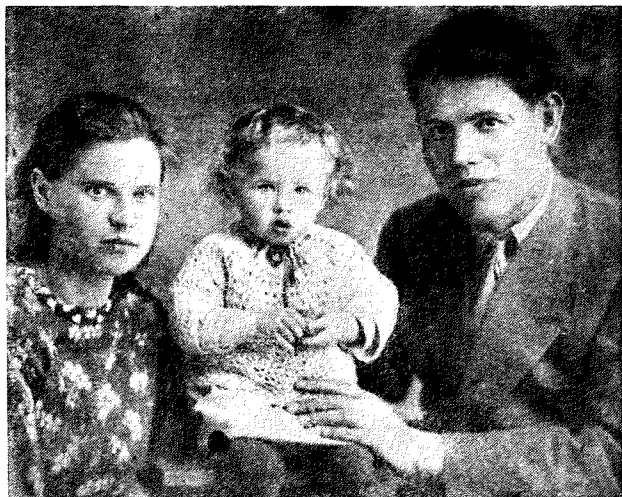
蘇聯英雄米沙·西爾尼茲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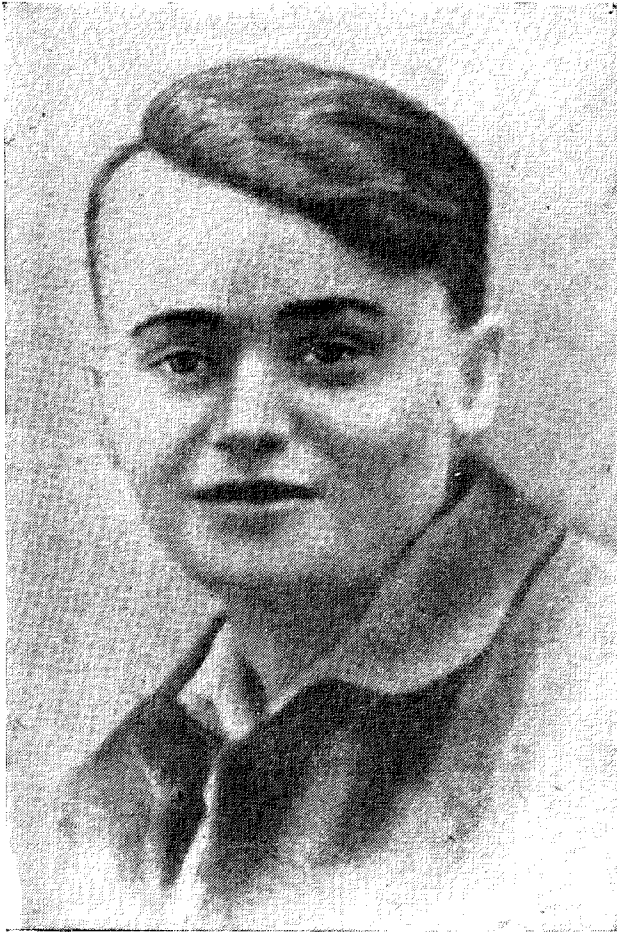
蘇聯英雄蓋拉木上尉



蘇聯英雄亞歷山大、馬托洛索夫



蘇聯英雄克洛契科夫政治指導員臨赴前線時與其家屬合影



蘇聯英雄奧列格、高射沃依



、近衛軍少校阿、馬托洛索夫



爲人民復仇的女士



勇敢的看護婦在戰鬥中救護傷員



蘇 聯 的 水 兵



在前線瞭望點觀察敵情

目次

編者底話	五
死後仍在盡職	六
復仇吧！	九
她們似乎脆弱無力	一二
後面就是莫斯科！	一四
政治指導員費利琴科首先捐軀	一六
這樣的手術，我也沒作過	一八
敵人火力點猛烈射擊	二〇
舍身殺敵，視死如歸	二二
我是人類思想的代表	二四
列壽克叫砲兵連向自己開砲	二八
水雷手伊萬、尼古林	三〇
姊妹	三二
我們的馬露霞	三四
葉羅欣爺爺是自願從軍的	三七
這是在塞瓦斯托坡里發生的事	四〇
空前的決鬥	四四
米沙、西爾尼茲基	四七

德國的轟炸機被擊落了……………五〇

母親……………五一

背後就是斯大林格拉……………五四

把他舉在手上當作旗幟……………五七

她救了他們的性命……………五八

十一個英雄……………六〇

他用自己的心房堵住了敵人火力點的槍眼……………六三

駕着發火的坦克衝擊「老虎」……………六六

父與子……………六九

去撞擊吧……………七三

塔曼城的一個姑娘……………七六

恨不能分成兩下裏……………七八

我們戰勝了……………八一

降傘員依薩也夫醫生……………八四

本隊認為他已經陣亡了……………八七

有個全身着火的人一躍而起……………九一

英勇無畏的瑪利姬、顧杜卓娃保全了他們性命……………九二

掩護着自己的同志……………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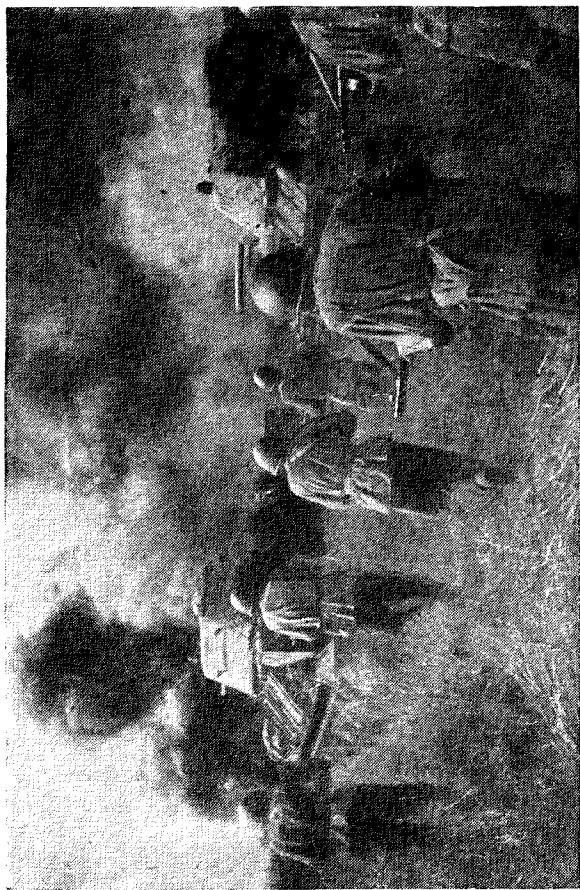
永遠不能忘記他……………九八



蘇聯坦克向前疾馳迎擊敵人



在戰鬥近旁護點點施行手術



步兵隨坦克前進

克坦人擊倒盟軍手榴彈



編者底話

蘇聯各報紙每天登載蘇聯平常人在抗德救國的鬥爭中，所表現的驚人英勇功績。這不是小說，也不是文學作品，而是目睹者或戰士所記下來的有地址和日期的真確事實。

這些蘇聯人的功績是不勝枚舉的。這種功績已不僅是優秀人物的特殊行爲，而且已成爲蘇聯無數普通戰士高尚覺悟之大批表現。

本出版局從蘇聯刊物所發表的許多軼事中，略選其最特色者，編入這本書內，以供讀者認識蘇聯兵士之真正面目。

死後仍在盡職

我們不知道這個有功績人的生平。我們只知道他犧牲時的情形。

：司令部的電話生，向遠處前線部隊打電話，他把嗓子都叫啞了，總叫不通。敵人正在包圍這支部隊。務必火速打電話通知該部隊：敵人已開始向它迂迴，指揮點已令其佔領另一陣地，不然，它定會遭到覆滅：走到那裏去是不可能的。德寇迫擊砲向指揮點與這遠在前面的部隊中間，猛烈轟擊，打得雪片和土塊遍地橫飛。電話叫不通！

——電綫斷了，——電話生說道。

於是那個昨天冒着砲火拉好這條電綫的諾維科夫中士就站起來，穿上白罩衫，拿起步槍，提着工具箱子，很簡單地說道：

——電綫斷了。我去接。可以麼？

電綫是穿過散漫的松樹和稀疏的小樹叢拉過去的。諾維科夫爬行而進。德寇很

快就看見了他。爆炸起來的雪風向交通員逼近了。熾熱的迫擊砲彈爆片就在頭上吱吱飛鳴，真是難聽。

他並沒有感覺到右脇發痛，但回頭一看，只見他爬過去的雪地上留下了一道血跡。他爬過約三百米達遠，在炸起的土塊裏，找着了一根炸斷的電綫頭。電綫就在這裏斷了。附近落下的迫擊砲彈把它炸斷的。務必找到拋到旁邊去的另一電綫頭，找到它，好把電綫重新接起來。

就在他跟前轟然一聲。只覺得一陣沈重的痛楚，立刻把他壓下了。他吐着口中的泥土，從壓在身上的土塊裏鑽了出來。但是痛楚並沒有停止。他只記住一件事：務必找到掛在小樹叢上的電綫頭，爬到它跟前去，拉過來，把電綫接起。他終於找到了這個電綫頭。又覺得胸脯上如火燒般的痛一陣，就又倒下了，隨後，又爬起來抓住電綫。此刻，他看見德寇快逼到跟前了。他不能開槍射擊：兩手抓住電綫：他開始把這根電綫頭向跟前拉，隨後又把兩個電綫頭往一塊拉。他連連喘不上氣來。手指已僵硬了。

7
他氣得要死。難道就完了麼，就差這點時間，不能把電綫接上麼。諾維科夫用牙咬住這根電綫頭，兩手又抓住了另一電綫頭，竭力向他口裏拉。現在只差一個生

的米達了。他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他鼓起最後的一點力氣，把電線一扯，剛把它咬住，就痛得顎骨發響，只覺到有一種又酸又鹹的味道，輕輕的刺着舌頭。有電了！於是他那空出來的兩隻僵硬的手摸着了步槍，就臉朝雪地躺下，用盡一切餘力拚命咬緊牙關。千萬不要鬆開：德寇大胆喊叫着向他跑來。諾維科夫最後一次抬起身來，向敵人射擊了整個一排子彈：

：而在指揮點那裏，電話生歡喜若狂的向電話聽筒裏喊道：

是的，是的！聽見了！阿利那麼？我是喜雀！

當戰鬥結束，前線部隊得到必須的指示，打擊德寇側翼而突出包圍以後，直至交通員們在捲電線時，才看見一個半面身子埋在雪裏的人。他臉朝雪地伏着。手中拿着步槍，一個僵硬的指頭凍在發火機上了。子彈夾是空空的。在他附近雪地上有四個被打死的德寇。他們把他抬起來，他嘴裏咬住的電線就隨着他拖起來。於是他們明白了，在戰鬥時電話線是怎樣接起來的：

他的牙把兩個電線頭咬得這樣結實，只得把電線從他嘴角兩旁割斷。不然就無法使這個死後仍堅負聯絡職務的人卸棄責任。

復仇吧！

這封信的筆跡是生疏的。開首幾行就感動了費托妥夫，並引起了他的注意。

「親愛的戰士，——信上開始寫道。——你從來未見過我，我也從來未見過你。我們將來也不會見面。但這是無關緊要的。我很年輕，只有十七歲。我願意活着，但我的生命已被摧毀，已被踐踏了。我患肺病。眼看就要死去。這乃是德寇的罪惡。」

我的村莊被敵人佔領了，我同我姐姐企圖逃跑，但被敵人抓住了。因為我長的漂亮，他們把我交給了某個首領。萬惡的德寇，當我的面把我姐姐輪姦之後，又把她活活的拋到那火焰熊熊的房子裏。她今年才十八歲。她正在青春時代。但萬惡的德寇將她慘殺了。我僥倖逃脫出來。赤腳露體，逃到冰天雪地裏。結果得了肺病，苦害了我。我一回想到過去的慘遇，就覺得可怕。我既沒有兄弟，也沒有父親和別的親人。親愛的戰士，請你爲我姐姐復仇吧。她已訂婚，但她的未婚夫也被德寇慘殺了。我也活不久了。請你爲我們復仇吧！」信上又寫到，這個女子是由無線電廣播中聽到砲手費托妥夫叙述法西斯蒂慘暴罪行的信而知道了他的通信地址。

費托妥夫讀完這封信，恨得咬牙切齒。他那恨得發昏的眼睛，離開這可怕的文件，向着頓河草原望了好久。隨後就邁開沈重的脚步走到自己那尊大砲跟前。大砲準備好了作戰，但費托妥夫特別仔細的看了看表尺，查看砲彈是否放在手邊。默默無言的又望了望人們。

——發現了坦克！準備擊退敵人的衝擊！——由砲兵掩蔽部發出的口令打斷了砲手的沈思。

——是，準備擊退坦克的衝擊。

——大砲自動開火，——接着傳來了第二個口令。

只見一輛黑色坦克從草原上的一段凹地裏，碾壓樹叢和小樹，鑽出來了。砲聲響了。被打歪了的坦克塔頂上冒出了黑煙。在凹地邊上又出現了第二輛，第三輛，第四輛和第五輛坦克。坦克很多。砲手移動砲口瞄準，開火轟擊鋼甲怪物。那些坦克已馳到開濶的平地上。它們躲避着火力，稍向側面一斜，即向砲兵連飛馳而來。似乎，已無任何力量可以抵擋這種迫在眉睫的死亡了。鋼甲敵人，轟轟隆隆，閃着砲火，向大砲衝來。先頭一輛坦克已經快要用鋼鉄蠶輪壓碾人們。有個燃燒彈在附近爆炸了；火焰迸發燒到費托妥夫身上。他的衣服雖着了火，但他又立刻跑到砲門跟

前去。拿來砲彈，裝上，開了一砲。那輛坦克就翻倒了。可是火焰由他身子下邊直往上捲。火舌舐到了胸部，快燒到臉上，但滿身火焰的費托妥夫仍向奔來的坦克轟擊。火燒到他的肉體，痛入骨髓。不能忍耐。他又裝上一個砲彈之後就跌倒了。眼看要失掉知覺，於是費托妥夫大聲喊道：——幫助我吧！人們飛奔到這位同志跟前。冒着彈雨，來給他脫下衣服。——不，不是這：——這：——個：——費托妥夫忍痛呻吟着，用臂肘將身子支起。軍大衣的袖子已燒着了。他用燒壞了的手抓着砲門上的繩子，拚命一拉，就倒在地，他的身子已成一把火炬了。砲手最後這一砲，擊中了那輛離砲四十公尺遠的坦克。

在這輛坦克後邊又有幾輛坦克馳來。於是兩個戰士帶着幾捆手榴彈撲向前去，臥到陣地前邊。另有一個戰士代替費托妥夫站到瞄準器旁邊了。大砲轟隆直向黑色坦克射擊。那些坦克轉回去了。人戰勝了鉄甲怪物。新砲手燻黑的臉上流下淚來。費托妥夫在地上伸直躺着，身上的火焰還在燃着。

南方戰線。

摘自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新聞報。

她們似乎脆弱無力

一九四一年十月間，在莫斯科編制了很多工人營。在一個工人營的集合點來了兩個女青年團員，一個是二十歲的娜達利婭、科福射娃，另一個是十八歲的瑪利婭、博林瓦諾娃。她們請求到前線上去。該營的政治委員不肯收這兩個姑娘到本隊裏來，她們似乎脆弱無力，不能忍受艱苦的軍事生活。但這兩個姑娘堅決要求。瑪利婭和娜達利婭都聲言：她們準備好了作戰，曾在優等射手學校畢業。政治委員終於同意收下她們，於是博林瓦諾娃和科福射娃就往前線去了。

政治委員沒有後悔自己的決定：這兩個姑娘的吃苦耐勞精神，竟使那些老練的戰士們也驚奇。她們能在雪地裏臥幾個鐘頭，能乘滑雪板走幾十個公里，能夠一連幾晝夜不睡覺。瑪利婭和娜達利婭都是百發百中的射手。

當這兩個姑娘打死了三百多個德寇時，政府各授以紅星勳章。兩個不可分離的朋友，同一天內加入了共產黨。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科福射娃和博林瓦諾娃參加了最艱苦的戰鬥。德寇向

前猛攻。有這兩個勇敢姑娘在內的這一小隊戰士，堅決地回擊敵人的逼攻，但是勇敢的戰士逐漸減少起來。

此刻，只剩下了三個人：娜達利婭、科福射娃、瑪利婭、博林瓦諾娃和優等射手諾維科夫。他三人都受了傷。子彈打完了。這兩個姑娘手中只剩下四顆手榴彈。德寇愈逼愈近。這兩個姑娘向德寇擲去了兩顆手榴彈。瑪利婭又受了傷，躺在地上。娜達利婭也躺下了。但法西斯蒂已撲到了跟前。有一個法西斯蒂竟用腳踢娜達利婭。於是，這兩位莫斯科的勇敢女兒把最後的手榴彈弄炸了。雖然炸死了自己，而炸彈爆片把包圍她們的德寇也炸死了。

沒有一個希特勒黨徒能通過那英勇戰士科福射娃和博林瓦諾娃底準確火力所防守的陣地。援軍開到後，該部隊就向前進攻了。

政府追賜娜達利婭、科福射娃和瑪利婭、博林瓦諾娃以蘇聯英雄的稱號。

中央戰線。

摘自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八日少共真理報。

後面就是莫斯科！

一隊一隊的德寇向莫斯科猛攻。法西斯蒂打算逕直闖入首都，但第三百一十六步兵師，即現在命名爲潘菲洛夫將軍的第八紅旗近衛師，擋住了敵人的進路。

天氣嚴寒。德寇準備作最後一躍。空中不斷有轟炸機來襲擊，雪地上有自行砲開來，沿瓦洛科拉木斯克公路有坦克前進。

我們偵察隊探知了：在克拉西科沃，日坦諾沃，牟羅姆切沃等村裏，集中兩個步兵團，六個迫擊砲連，四個砲兵連，坦克八十餘輛，還有自動槍隊和摩托車隊。

敵軍就用這全部猛烈火力向我們的防禦陣地衝來。戰鬥開始了。這次在莫斯科近郊戰場上的光榮搏戰，將垂名於史冊。就在這一天，瓦西利、克洛契科夫政治指導員統率的二十八個潘菲洛夫戰士英雄們博得了不朽的光榮。這組勇敢戰士在杜包謝科沃小車站附近防守。他們用準確火力掃射那向我軍前緣挺身進攻的法西斯自動槍手。當把敵軍幾次衝鋒擊退以後，就有二十輛鐵甲怪物向這二十八個近衛軍戰士所防禦的陣地前緣衝來。勇敢戰士們毫無懼色。他們用反坦克槍打壞德寇的坦克，又用燒夷瓶向它們擲去。

傍晚時分，又有新的坦克向潘菲洛夫戰士的陣地衝來。這是鐵甲縱隊第二梯隊。政治指導員克洛契科夫計算有三十輛坦克，其中有幾輛重坦克。它們噴着猛烈火力，直向小車站，向勇士們所守的戰壕衝來。捍衛者漸漸少起來了。抵擋坦克的逼攻愈來愈困難了。此刻，政治指導員克洛契科夫以不朽的言詞向自己戰友號召：

「俄羅斯雖然偉大，可是無處可退了，後面就是莫斯科！」

蘇聯底軍人下了寧死不退的決心。他們鼓起空前的新生力量，百發百中的向敵軍坦克開火，又投手榴彈，又擲燒夷瓶。已擊毀了將近十輛坦克，但是勇士們也愈戰愈少了。彈藥已快消耗盡了。

政治指導員克洛契科夫抓緊最後一捆手榴彈向逼近的德寇坦克擲去，這個鋼甲怪物停止不動。但這勇敢的英雄也中彈倒地了。

那天二十八個潘菲洛夫的英雄戰士們大戰德寇五十輛坦克的情形就是這樣。他們是在敵我力量懸殊下迎戰，所有這些英雄都在這次艱苦搏戰中犧牲了，但敵軍坦克克終於沒有衝過來。關於蘇聯這些勇敢戰士功績的消息，立即傳遍了全國，他們的名字已永垂不朽，萬古流芳。

政治指導員費利琴科首先捐軀

法西斯蒂的鐵拳突破不了塞瓦斯托坡里近郊的防禦前線。防守此地的有五個勇士：政治指導員尼古拉、費利琴科，紅色海軍戰士瓦西利、齊布利科，尤利、巴利深，依萬、克拉斯諾新里斯基和達尼爾、奧金錯夫。

經過幾點鐘後，又有坦克出現。共十五輛。每人要抵擋三輛坦克。空前未有的決鬥就發生了。

坦克向我軍的戰壕衝來。它們愈逼愈近。水兵們互相望了望，又互相擁抱，互相接吻。眼看敵軍坦克就衝到跟前了。機關槍噠噠地響了起來。一排準確的火力把那輛領頭坦克底駕駛員消滅了紅軍。海軍戰士齊布利科抬起身來，向另一輛坦克擲去一捆手榴彈。轟的一聲，海軍戰士的耳鼓都震聾了。坦克停住了。但這個機關槍手馬上捏住自己的胳膊。他被打傷了。現在沒有時間來管自己。這位戰士忍住痛楚，更加緊按住機關槍發火機，向坦克猛烈射擊。

最後一帶子彈也打完了。沒有子彈了。這位受傷的紅色海軍，拿起一捆手榴彈，從小崗後邊跳將出來，向前奔去。手榴彈擲在轟輪下，把坦克炸壞了。但瓦西

利、齊布利科受了重傷。他已精疲力竭，而倒在鬆軟的地上。依萬、克拉斯諾新里斯基也犧牲了。但他在犧牲前用燒夷瓶燒毀了敵軍兩輛坦克。

現在只剩下三個黑海海軍戰士。子彈打完了。燒夷瓶也都擲盡了。只剩下幾個手榴彈。本來把這些手榴彈擲完以後就可逃走。但是，蘇聯海軍戰士既不臨陣脫逃，也不投降充當俘虜。他們寧願英勇犧牲。

政治指導員費利琴科拿起手榴彈拴在腰間。他的面色嚴肅鎮靜。他一句話也沒有向自己戰友說，但是他們已明白了他的心情。巴利深和奧金錯夫各人也照樣拿起手榴彈捆拴在身上，雖然他們並沒有互相商議。

政治指導員費利琴科首先鑽到坦克底下。奧金錯夫和巴利深咬了咬牙。他們看見，那輛坦克在他們的戰友身上爆炸了。但是這兩位海軍戰士沒有猶疑，沒有改變自己的決心，只是默然握了握手，也鑽到坦克下邊去了。

在草原上又發出兩次爆炸聲。

在這次戰鬥中，五個海軍戰士消滅了敵軍十來輛坦克。敵軍步兵竄逃了。一支海軍陸戰隊向法西斯蒂衝去，用子彈，手榴彈，刺刀追擊驚惶失措的希特勒匪徒。

17 敵人的進攻已被打破了。

當戰鬥完結後，海軍戰士們在炸毀的敵軍坦克跟前找到了海軍戰士齊布利科。這位戰士流血過多。他鼓起最後的氣力，述說了他的四位戰友英勇犧牲的情形。海軍戰士們把齊布利科抬在手上。建立這次不朽勳功的第五個英雄在他們的手上去世了。

黑海艦隊。

摘自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六日真理報。

這樣的手術，我也沒作過

某集團軍二等軍醫外科醫生葛奧爾格、費托羅維奇、尼古拉也夫在軍役動員前，是阿爾漢格爾醫科大學的助教。他爲人和藹敦厚，總之，他完全是個作科學工作的文人。

：冬天的一個早晨，救護營裏運來了一個有非常奇怪傷症的戰士：在他的右腳掌上着有一枚未爆炸的小迫擊砲彈。德寇這小迫擊砲彈打穿了毡靴，穿進腳掌，但

幸未爆炸。受傷戰士覺得自己精神很好，安安靜靜地喝茶，吸菸，祇有他旁邊躺在抬架上的那幾個人，看見露在外面的羽狀彈尾頗有點惴惴不安。

醫生們商討了很久，總也得不出一致的意見。正在繼續會議時，集團軍外科醫生來了。醫生們都大大鬆了一口氣。誠然，葛奧爾格、費托羅維奇在自己的實踐中，從沒割過未爆炸的小迫擊砲彈。這可叫做工兵外科。當然，可以把腳截去，但尼古拉也夫却願意保留這個紅軍戰士的戰鬥力和勞動能力。他命令找個工兵來，並以素來直率的態度向工兵問道：

——可以施行手術嗎？不會爆炸嗎？

工兵慎重地查看了這小迫擊砲彈，聳了聳肩膀，並躊躇不定的回答說：

——很難說。也許不會爆炸：

——明白了，——尼古拉也夫打斷他的話，——必須動手術。你要幫助我。怎麼？你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動手術麼？老實說，這樣的手術，我也沒有作過。

極小心地把受傷戰士抬到一個最遠的病棚中，並懇請他當動手術時，千萬不要叫脚揪動。稀有的手術開始了。工兵質疑員緊握着有小迫擊砲彈的脚，看護婦斯特列爾薩娃遞上手術器具，外科醫生用刀割起來。手術一步一步的進行着。首先割開

毡靴，接着就是包脚布，再次就輪到割皮膚了。外科醫生提心吊膽，小心謹慎地把傷口逐漸割大，並……其餘的事就比較簡單了。工兵將這個小迫擊砲彈弄到樹林裏，用槍把它射炸了。

作戰軍。

摘自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真理報。

敵人火力點猛烈射擊

一個偵察排在該支隊前頭進攻。剛一出動，敵人的機關槍火力就擋住了去路。亞列克西、彼撤爾斯基爬向前去，鑽到機關槍跟前，擲去了一顆手榴彈。上士這種動作鼓起了戰士們跟着他迅速前進。

戰鬥正熾烈時，忽然發生了障礙。在高崗上有德寇埋伏着。敵人火力點向外猛烈射擊，子彈如雨。機關槍和自動槍的火力非常稠密，竟迫使我偵察隊臥倒在地

上，自動槍手們也隨着他們臥下。德國的迫擊砲和大砲從縱深陣地內又開始轟擊。炸得田野上煙霧騰騰，塵土飛揚。

——難道要在這個鬼怪火力點前面永遠躺着不動麼？——彼撒爾斯基氣忿忿的說道，此刻中尉看見他的眼色改變，憤激得眼都發紅了。

——我去了，——彼撒爾斯基說道。

他向前爬去。德寇看見了他，就用機關槍猛烈掃射。彼撒爾斯基爬得更快了。眼看他就爬到跟前了。

——不行，他來不及了，那些毒虫會把他打死的，——中尉低聲說道。他以爲，彼撒爾斯基是想用手榴彈炸死德寇。但就在這瞬息間，彼撒爾斯基一躍而起，向前跳躍兩次，跳到火力點槍眼跟前，用自己的身體把槍眼堵住了。

常言說，凡事都有其極限。而戰士們底奮激是無極限的。一個敵人也沒有從高崗上逃脫。

斯大林格勒西北方面。

摘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五日少共真理報。

舍身殺敵，視死如歸

蓋斯特洛大尉的光榮勳功，傳遍了空軍各部隊。空軍人員很快會知道彼此的
消息。

蓋斯特洛大尉最後一次勳功，是永垂不朽的。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蓋斯特洛大尉率領自己的支隊在空中撕殺。遙遠的地面上，也在進行戰鬥。敵軍摩托化部隊侵入了蘇聯領土。我軍的砲兵火力和空軍，擋住了敵人前進。蓋斯特洛一方面進行着空戰，一方面又留心陸地上的戰鬥。只見地上有些由坦克和汽油車聚成的黑斑，這是說明，敵軍在戰鬥中受到了障礙。

勇敢無畏的蓋斯特洛仍是繼續空戰。但敵軍高射砲彈打壞了他飛機上的汽油桶。

飛機着了火。沒有出路了。

難道就這樣完了麼？此刻乘傘降陸倒還不遲，而是否能落到敵軍佔領區域，去作可恥的俘虜呢？不能，這決不是出路。

於是蓋斯特洛大尉既沒有解開肩上的背帶，也沒離開烈火熊熊的飛機。他駕着自己那燒成火團的飛機，向地面上汽油車羣直撲下來。火焰已燒到飛機師的身邊，但眼看就接近地面了。火焰已燒着了蓋斯特洛的眼睛，但還能看得見，燒壞了的手還堅硬有力。正在燬滅的飛機還聽從正在死去的飛機師使喚。

現在就這樣完了吧，這樣既不是出險而死，也不是被俘而亡，這乃是爲國捐軀！

蓋斯特洛的飛機衝入到汽油車和坦克的「集羣」中，只聽得震動天地的爆炸聲，在戰場上空轟鳴好久：敵人的油車爆炸了。

尼古拉、福郎切維奇、蓋斯特洛大尉英雄名子是令人永誌不忘的。

在永不朽的斯大林之鷹中，這位視死如歸舍身殺敵的人底勳功是萬古長存的：

我是人類思想的代表

細菌學家斯涅施科夫，是南方著名的學者。他發現了目力所不及的整個生物界，而他也覺得自己是這一世界的主宰。他是一個有名人物，而他的外表上也帶有名人的氣概。

當德寇佔領城市時，他正患病，所以未能及時逃走。

——喂，瑪利婭、別特洛弗娜，——他對自己的老嬸母說——德國人要派我到德國去作工。你看這事怎樣？唉？

嬸母祇連連的在胸前畫十字，祈禱上帝。

——你不樂意，——博士滿意地說。——我也不樂意。那末就請你：替我縫一條腰帶吧。

博士在一小塊紙上畫了個腰帶的樣子，上邊有許多圓形小口袋，好像是高加索人長外衣胸襟上的小口袋樣式。

天剛一黑，他就來到自己的實驗室裏，挑選出裝着最寶貴的細菌的試驗管，放在腰帶內。我不知道，這是些什麼細菌。祇知道，其中有幾種是他辛苦地研究了幾年並快要發現新東西的細菌，這種發明將會使人類永久擺脫一種最兇惡的傳染病。

夜深時分，他把這條腰帶繫在身上，就走出去了。他的計劃很簡單——要找到游擊隊員，經過他們把這條寶貴的腰帶送過戰線去。

他的途中，有重重的危險，然而他還是自晚至早，披星帶月——向有生命的東方走去。

他風塵僕僕的前進着，他離家時穿的衣服，已漸漸拖破了。灰白色的長髮上粘滿了灰塵。在一個村莊裏，他脫下破爛皮鞋，換了一雙樹皮鞋，而在另一個村莊中，就用背囊換了一件補釘重重的半身褂子。

草原地帶已走完了；已來到森林地帶——離奧勒爾已不遠了。他一雙腳早已磨的皮破肉綻，血跡模糊，心中疼得難過。有一次，他坐在一條小河邊上休息，凍醒之後，才知他的頭浸在水中；大概是頭發昏時，跌倒下去的。

——不行了，自言自語的說着，爬起來又走：

有一天他覺得，他的生命已快完了。他恐怕他那為人們需要的勞動成果將與他同歸於盡。

他再不能隱匿起來了，於是他白天就走進一個大村莊。他知道，在這裏還保存

——醫生，你好，——他對一位穿白外衫的削瘦婦人說。

——爺爺，你好！從那兒來的？

——我是從遠處來的，——博士說着就坐下了。——醫生，我來見你，有件機密事情相商。我雖不認識你，但你是俄國人，而且是醫生，——這已足夠了。事情就是：

決定，他留在醫生克麗金娜家裏住幾天。這是非常冒險的，因為德寇已在窺伺她，而下賤的村長又歷次到她家裏找麻煩。病人們看見了博士來到，看見了她把他由病院中領到自己家裏去的情形。然而沒有辦法——祇有把這腰帶留在她家，走開去。一有危險，就這樣辦。

夜深人靜時，敵人來捕他了。他睡在一間儲藏室裏。他不慌不忙的起來，解下腰帶。他把屋角上的破爛家具推開後，就小心翼翼地把腰帶放在地板上，拿破爛木架子擋上，順手摸住些破東西把它蓋好。隨後他就走出來了。

以後的事情，他記不很清楚了。雖然，當時他覺得是滿清醒的。德寇將他解往某地去，他突然拌了一跤，跌倒了，又立刻爬了起來，因為在地上，有人用腳踢他。防軍司令不知爲什麼叫剝掉他的衣服，裸體站了好久，他竭力想抑止那一陣陣

由心房傳到左臂上的痛楚。此刻他醒過來了。德寇大聲叫罵他。並高聲商議。他聽了以後，就突然用漂亮流利的德語說道：

——你們想用什麼嚇我？——博士帶着鄙視的口氣說。——現在，我這個赤體的人站在你們面前，你們的坦克大砲在我看來簡直算不得什麼。因為我是人類思想的代表，我是俄羅斯的代表。你們德國人，要打死我嗎？可是你們的力量不夠。你們雖打死我，但我還是不死的。我要唾棄你們這些混蛋。

他沒唾到他們臉上，而把那涎沫唾在地上了。

德寇懷疑他是游擊隊運動的要人，就把他押解到奧勒爾去了。他在飢餓地窖裏，與其他瀕於死亡的俄國人整整躺了三個月。我們在那裏找到了他。當我們從地窖中把他抬到醫院中時，他還活着。他甦醒過來，頭一句話，就說出了他留下腰帶那個村莊的名稱。腰帶找到了，並特意派人去取來交還他了。

他把繼續研究工作方向的詳細指示遺留給自己的門徒後，就與世長辭了。這裏記載的，都是他在臨死前的敘述。

奧勒爾。

摘自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日新聞報。

列壽克叫砲兵連向自己開砲

某部隊的砲手們敘述了這個戰士光榮犧牲的情形。

德國坦克和兩營步兵衝擊我軍陣地。派有一連砲兵去援助我步兵。副隊長列壽克中尉在前緣瞭望點觀察敵情。在他面前展開了戰鬥的圖景。他看見法西斯坦克和德寇砲火閃爍。

列壽克用電話命令砲兵連開砲，每次命中的射擊都使他興高采烈。有一尊德國大砲已被擊毀，靜默不響了。三輛坦克在戰場上已被擊焚。砲彈逕直在匍匐躍進的敵兵頭上爆炸。

但敵人仍瘋狂地撲向前來。坦克直向這瞭望點的戰壕奔馳。敵自動槍手們擊退我方步兵，已完全逼近了。

列壽克一邊繼續指揮砲兵連開火，一邊射擊那逼攻上來的法西斯蒂。他擊斃了一個從小阜後邊過來的高個子軍官。迎頭又擊斃了四個兵士。但他那自動槍彈盒裏的子彈已射盡了，而德寇已衝到了他跟前，還有兩輛坦克已爬上戰壕，正要來碾壓這觀測手。

——俄國人，投降吧！——德寇向他喊道。

他將自己的最後一枚手榴彈向德寇投去，三個法西斯蒂在戰壕胸牆前倒下了。此刻列壽克堅決鎮定的向砲兵連發出最後的命令：

——向十八號目標！開火！

他還清楚聽到砲兵連那裏的電話生傳述「開火」命令的聲音。——往後他就什麼也聽不見了，也看不見了。砲彈在戰壕中爆炸着。被擊毀的坦克在戰壕上邊焚燒着。德寇的鋼盔和黃色土塊紛紛飛舞。

列壽克最後的命令，是叫砲兵連向自己開火。

布良斯克戰線。

摘自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新聞報。

水雷手伊萬、尼古林

從各地上火車的二十五個黑海艦隊水兵在途中成了朋友。他們都是由軍醫院裏出來，去歸隊的。他們都在許多地方與敵人撕殺過。例如，水雷手伊萬、尼古林就在得聶斯特爾河上搏戰過，並防衛過敖德薩，赫爾松和克里木。

這些水兵快到前線了。

列車陡然停住。離車頭五米遠遠的地方，鐵路斷了。前面的鐵軌都拆掉了。

伊萬、尼古林由貨車箱中向外探望。忽然小樹林裏跳出一羣法西斯蒂，一邊跑一邊射擊。

——弟兄們！德寇！

——怎樣辦？——戰士們驚愕的齊聲說道。

——我們要撕殺，——水雷手回答。

——用什麼撕殺？

尼古林離開門縫向大家問道：

你們相信我嗎？那我就命令你們：臥下——不要作聲！

戰士都臥下不動。射擊也停止了。祇聽得有德寇在列車附近來回奔馳。

——他們一開車箱門，你們就跳到鬼東西的頭上，用手搥死他們，——尼古林命令道。——誰奪得槍，誰就撲向前去，打別的法西斯蒂。

車箱門敞開了，希特勒匪徒跳進車箱中來。

紅色水兵用短刀，拳頭結果了第一批的八個匪徒。伊萬、尼古林同別的幾個戰士用奪得來的自動槍和手榴彈武裝起來後，又打死了十七個希特勒匪徒。過了二十分鐘，戰鬥停止了。野蠻的敵人被消滅了。

中午時，列車向指定地點開去。受傷司機把伊萬、尼古林的報告藏在懷中，報告中通知附近車站衛戍司令說：敵軍傘兵落陸的事，並說他的隊伍殲滅了六十八個自動槍手，並俘虜了十二個德寇。

伊萬、尼古林所指揮的殲敵隊開始了戰鬥工作。

時光一天天過去了。與我軍主力隔絕的伊萬、尼古林的隊伍，增長而鞏固起來。凡能手執武器愛護祖國的人，都加入了他的隊伍。

31 他的隊伍在穿過戰線去找我軍時，碰到敵人一個大聯隊正準備渡河。雖然敵我力量懸殊，而水兵們還是毅然決定要破壞法西斯的渡河動作。戰鬥開始了。德寇用

砲隊和許多坦克來攻擊我們這小小的隊伍。有十輛重型坦克直向伊萬、尼古林所在的隊伍駛來。它們沿着狹隘的凹地魚貫前進。

水雷手伊萬、尼古林完成了不朽的功績。他把幾個手榴彈纏到腰間後，就飛奔到領頭的那輛坦克下去了。坦克爆炸了。後邊奔來的坦克突然碰在這輛坦克上，互相碰撞起來。由坦克內跳出來的坦克手都被機關槍殲滅了。

摘自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真理報。

姊妹

有一個少女來到土窖裏，她後邊有兩個救護隊員抬着一個抬架。上面躺着受了致命傷的隊長。救護連政治指導員米爾格拉慕走在後邊。她向少女說了幾句什麼之後，這個少女就走出去消失在十月的夜霧中了。

人們將傷者救醒來，就用汽車很快把他送到軍醫院去了。政治指導員坐在火爐

旁邊，播弄了一下木柴，熊熊的火光，開始照耀着她的面容，接着將整個土窖裏都照得明煌煌的。所有在這裏的人，大家面面相覷，良久的悶人沈默，竟使他們窘促不安。米爾格拉慕長噓了一口氣說道：

——這位少女從今以後就是我的妹妹。她叫塔瑪拉。先前她當過會計，她很愛她的哥哥。戰爭一開始時，他們就分離了。哥哥上了前線，塔瑪拉隨後也去了。在這幾個月中他們從未會面，只是在一點鐘前，塔瑪拉聽到了有個受傷戰士的呻吟聲。她就在機關槍火力下，在雷彈爆炸中，趕去救護，她爬到受傷戰士跟前，給他綁好了傷，忽聽得一個低微的聲音說：

——看，我們是在什麼地方遇見了，塔瑪拉！你把槍拿去，看見劉霞，替我吻一吻她。

塔瑪拉開始大吃一驚，但看了看戰士的面容，就認出這是她哥哥薩沙。薩沙低聲道：

——塔瑪拉，你不要管我，隊長在那邊灌木叢中躺着，快去救他。他的生命比我的貴重。

塔瑪拉猶疑不決。於是薩沙用臂肘支起上身，用最後的力氣說道：

——你若是不這樣作——這就是說，你不愛祖國。

塔瑪拉吻了吻他的嘴唇，就趕急去救護那個隊長去了。她把隊長背到了後方，但當她轉回來救她哥哥時，他已犧牲了。

列寧格拉戰線。

摘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少共真理報。

我們的馬露霞

一九四二年九月初，警察趕我去上工，因為我沒有藏得及，被他看見了，叫囂叱罵，說我不願意去上工。我到了衛戍司令部裏看見葛別爾科娃、馬露霞遠遠的站在那裏，直望着那排列有一堆德國砲彈的地方。

我走到馬露霞跟前問道：「你爲什麼向那裏看？」她回說：「過兩天就要裝連這些砲彈，會來打死我們很多人的。」我瞥了她一眼說道：「若把它們炸掉，該多好呢！」她急速用詢問的眼光瞅了我一下說：「怎麼炸法，你說？」。

我回過頭去，看見人越來越多了，那個警察却不知往那裏去了，於是我就對馬露霞說：「我要逃回家去，下工後我們再談這件事情吧」。但我沒有再去上工，我掛了病號，躺着，總在忖思這次談話。我從前會聽到一個砲手說過，如果把砲彈彈頭往鉄上一碰，就會爆炸，由於浪波震盪，其餘的砲彈也會爆炸起來。他曾說過這樣的一個例子。我明白了，拿砲彈來碰的人，當然是會被炸碎的，然而須知，一人犧牲就能救千百人的性命。

後來我沒有同馬露霞見面，而自己就來着手偵察，何時開始裝運砲彈，並決心要在那天去上工，一定要去裝砲彈，以便實現自己想好的計劃。過了三四天。我忽然又遇到馬露霞，她對我說：「你記得，你說過什麼？」。

但當時，我竟害怕起來，因為我不很知道她的爲人，誰知道在德寇統治下，人們會怎樣改變呢？，於是我說：「忘記了」。那知她却說道：「我聽得一個德寇說，明天要裝運砲彈。你告訴我，怎樣能把它們炸毀，你說！」於是我向她說：「你向我說句良心話，你誰也不告訴」。她對我說了良心話，我就對她說：「明天早晨我去上工，我拿一個砲彈向鉄軌上一碰，砲彈全會爆炸起來，也許，連我們普羅賀洛弗克村全都會爆炸起來」。

馬露霞默默無言，隨後她抬起頭來說：讓我去作這個吧。你有小孩子，有丈夫，我只孤獨一人。我在德寇壓迫下活夠了。這樣齷齪的生活，不如死掉好。我看她——她還是個十足的女孩子，我很憐惜她，於是我回答道：「不，馬露霞，你不要開玩笑，你還很年輕，你還應當活着。你的全部生活還在前邊。最好是我去作我所想出的事情吧。」她瞅了我一眼，憤然說道：「反正我要作這個，兩個人一塊死掉，又有什麼意思。」

我記得，我們二人站在一棵蘋果樹旁。她順手折了一根長草，提議說：「我們各用拳頭來量量吧，誰的拳頭握在草的頭上，誰就去。」結果是她的拳頭在上邊，於是她微微一笑說道：「啊哈！」我們分別後，她就回家去了。我又怕，又羞慚，又可憐馬露霞。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三日早晨，我一起來，向窗外一望。鐵路上停有許多準備裝運砲彈的空車箱。人們開始來上工，此刻已八點鐘了。八點鐘過了，裝運砲彈的工作開始了。我心中不安起來，爲什麼我沒去，我想，一定是馬露霞害怕了。

我一想到這裏，就趕急向車站跑去。突然間，聽得一聲震天動地的爆炸，就接連不斷的轟轟隆隆響起來。嚇慌的人們，連叫帶嚷的跑起來。當時那約近三個鐘頭

的驚恐情形，我實在無法形容：德國的砲彈爆炸了，全火車站上的東西都焚燒了，後來在鐵路上，找到了許多德國毒虫的屍體：

這就是我們馬露霞所作的事，可是直到現在我還責備自己，那天不該讓她替我去作這事。

庫爾斯克省，普羅賀洛弗斯克區，普羅賀洛弗克村。

摘自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八日共真理報。

葉羅欣爺爺是自願從軍的

義憤填膺的哥薩克用機關槍和自動槍向着德寇一陣陣掃射，拿着手榴彈紛紛往敵人戰壕裏擲去，並惡恨恨的叫道：

——打死你們這些毒虫，爲我們葉羅欣復仇！

：葉羅欣爺爺是自願到我們部隊裏來從軍的。當然，誰也沒有想到，一個六十歲的老人竟會手執武器，搏戰疆場。哥薩克收納葉羅欣到自己隊伍裏來，本打算叫

他看馬，管草料，晚上戰鬥沈寂時，在篝火旁，給青年戰士們談述自己的經驗。但在第一次搏戰中，大家就都明白了，根本也不要想把爺爺留在第二線上。

——你們想幹什麼，想要欺負老漢嗎？你們打算叫我給你們看守輜重嗎？我是來打德寇的咧。

從此時起，爺爺不僅沒有落在青年人後面，而且常常超過他們。

——青年們，快些！——他激勵哥薩克們說。

於是哥薩克像潮水般地湧向前去了。

在戰鬥聲中，總是聽見葉羅欣宏亮的聲音。就在葉羅欣最後一次參加的這次戰役中，他飛快地爬上懸崖峭壁，激奮的叫道：

——衝向前去，快些！

凍得渾身戰慄的人們，身上發熱了。迫擊砲彈紛紛爆炸着。熾熱的氣流和窒人的烟氣燙臉。彈片和子彈颼颼飛鳴。死傷的戰士如伐倒的樹木一般紛紛從山上倒下。然而活着的人仍不顧性命向前爬去。

——你往那裏鑽？！狗崽子，幹麼在工事火力點跟前鑽！——爺爺大罵在這次戰鬥中與他並排前進的斯傑邦、蘇漢列夫。——那裏，向那裏衝去！我告訴你！：

轉瞬之間，大家都望見爺爺爬到了懸崖峭壁的突角上。他宛似騎馬般坐在石頭上，用符號給哥薩克指示進路。葉羅欣踞高臨下，很清楚的看見敵人的火力點。

德寇望見這個滿臉斑白鬍鬚的老人就在他們跟前，簡直着慌了，有幾秒鐘功夫竟沒有動他。

——這裏來！這裏來！——葉羅欣左手握緊馬槍，揮着右手喊道。

但希特勒匪徒已將自動槍口對準了他。爺爺的屍體從山上滾下來，撞着乾枯的秋葉，嘩嘩直響，向山麓滾下去了：

：哥薩克就在戰場上，爲犧牲了的同志舉行了戰地追悼會。可是誰又知道，也許是他們所用以撕殺的這種兇狠心，在爭奪戰略高地勝利的兇猛戰鬥中曾起了決定的作用。

土阿普謝東北。

摘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新聞報。

這是在塞瓦斯托坡里發生的事

這是在英勇防禦塞瓦斯托坡里的最後時日，在該城發生的事情。德寇已經衝入城市，佔領了南北兩海灣，但在海濱窄狹地帶上，還有未退出的塞瓦斯托坡里人在繼續撕殺着。

每夜晚，都有小戰艦靠岸來裝運剩餘的防軍和居民。戰艦在敵人砲火下，裝好就立刻駛出海口。而沒有來得及上船的人仍繼續抵抗進攻的敵人，等待下一批船來。

鮑里斯、克烈敏季也維奇、勉爾尼克供職的砲兵連，還在開火轟擊敵人，但已有命令預備把這砲兵連的大砲消毀。

勉爾尼克完成了這個命令，就得到許可，回家去了一趟。他妻子和十一歲的兒子還在城裏。他們藏在不遠的石洞裏，但他却尋覓了很久。當時地都在震動，他時而匍匐前進，時而坐在餘煙熏人的彈窩中等候，時而又伏臥在渠溝中躲避，就這樣在地下，在黑暗地穴中尋找自己的親人。他的兩眼都花了——他誰也認不出來了。最後，他自己記不清楚他怎樣碰到了自己的兒子。

勉爾尼克慌忙地帶着自己的親人奔向海濱，走近夜渡碼頭。

空氣震蕩，如浪潮一般，把他們掀起來，又落到地上，就地翻滾，忽而沙土紛紛落下，把他們蓋住，忽而又把他們颯得露出身來，氣浪衝得他們站不着腳，宛似被拋到水中的小狗一般，脚不着地。

勉爾尼克一家三口終於達到了海岸的峭巖上，勉爾尼克在這裏將妻和兒用繩子吊下去，放到海邊上。

祇有現在，他才想像出他一家三口一路所經歷的可怕情形。過去的驚恐使他戰慄起來了。祇有現在，他才看到兒子那慘白的面容。活像遭受了極大痛苦或大病似的，他才回憶起他總在拂拭他兒子頭上和肩上的塵土，祇有現在他才看見了，離他兒子的頭祇有十生的米突遠，有一塊燒紅的彈片落在乾草上，嘯嘯的響，又聞見皮膚烤焦的氣味。他覺得非常可怕。須知領着孩子穿過那成年人也忍受不了的艱險道路，這是很可怕的。

誰都知道，何爲獨生子。在這二百五十天內，所有用來衝擊塞瓦斯托坡里這座堅固堡壘的一切利器，現在却都來向他兒子衝擊了。

這是防禦塞瓦斯托坡里的最後一日。

趙。

勉爾尼克把家眷交給一位熟識的船上的廚師照管，而他還應轉回砲兵連去一趙。他是最後離開砲兵連的一個，而且走的很急促。此刻就要開船了，他急忙趕去準備把妻和兒子送到船上。

他走到出口，在砲兵連最末的一尊大砲旁邊，他突然聽得有呻吟聲音。於是順着這聲音找到呻吟者跟前。他在暗中摸索了一下。在他面前躺着受了嚴重震傷的連長。怎麼辦？把他弄到船上去？而時間又這樣倉卒，並且在海邊上還有妻和兒等着：不管他吧：

勉爾尼克向海中一望——船隻已快靠岸了。於是他就把連長背在背上，用繫劍的皮帶把他緊緊束在自己身上，把他的兩手交叉着壓在自己下顎下以免滑脫，就向海邊跑去。雖然要跑的距離並不算遠，但他還用全力急促奔跑，恐怕要作兩件事，是非常困難的。或者是拋掉連長去救自己的妻和兒，或者救出連長，讓自己的妻和兒去聽天由命。

這樣辛辣的遭遇在人類生活中是罕有的。然而現在，勉爾尼克的寬大肩膀上背起震傷而虛弱無力的連長，同時就負有水兵應有的愛護隊長勝於個人的這種艱鉅而

忠勇的義務。勉爾尼克跑到懸崖峭壁上，先將下顎壓緊前胸，甚至把受震傷者的手指頭壓得拍喇一響，雙手握着繩子就溜下去了，剛好來得及跳到碼頭月台上，就抓住船舷，帶同連長一下子就翻到船上。船開了！：船駛到寬濶的海面上，勉爾尼克才甦醒過來。塞瓦斯托坡里城上的火光聳入天空，宛若紅霞。他在船上沒有看見自己的妻和兒。他們留在塞瓦斯托坡里了。

*

*

*

如果受震傷的中尉沒有醫好，沒有把勉爾尼克的功勳報告出來，那或許，至今還無人知道他在保衛塞瓦斯托坡里時，受了何等重大的犧牲。

塞瓦斯托坡里。

摘自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紅星報。

空前的決鬥

敵人坦克沿着草原分三路前進。有三十餘輛坦克迎頭向砲兵連衝來。我軍部隊就讓他們攻到緊跟前來，一直放到已看見從頂蓋裏鑽出來的德寇軍官的面貌。在這沈寂無聲的放敵人縱隊前進的草原上，驀然轟隆響起來。大砲開火，轟鳴起來了。

德寇坦克底頂蓋都關上了，他們就開砲回擊。三尊大砲同三十輛坦克決戰。

此刻，阿列幹切夫中士全部精力都在專心作戰。他下令開火，大砲就向坦克迎擊：

小崗斜坡上已有十多輛德國坦克都擊焚了，而阿列幹切夫看見左右的大砲都被打壞了，而砲手們又被直射來的砲彈打死或打傷了。現在抵擋小崗的只有阿列幹切夫所指揮的青年團員砲手們的一尊砲。顯然，德寇正在重整殘力，來向這尊完整的大砲衝鋒，以便消滅它。

的確，頃刻之間，小崗上就活躍起來了。從小崗後面出現了十八輛德寇坦克。阿列幹切夫底大砲又開始了戰鬥。爲的打得準確，阿列幹切夫就命令把大砲推到高處。

——要直接瞄準射擊！

決鬥開始了。頭一排砲火就打中了德寇三輛坦克。兩輛起了火，一輛被打壞停止不動了。德寇的砲彈在大砲周圍紛紛爆炸着，塵土向人身上直飛。射擊的彈片碰得空彈殼叮噹直響。一顆德寇砲彈就在砲手們身後幾個米達內爆炸了。連彈手馬蒙特，裝彈手普撒爾金和克利舍、山金一齊倒下了。

阿列幹切夫和射手古斯達夫、弗茨又擊焚了德寇三輛坦克，打壞了兩輛。最後擊焚的這輛坦克就離大砲幾十個米達着起火來。此刻，又連彈又裝彈的弗茨忽然也倒下了。他滿頭是血。

此刻，只剩下阿列幹切夫一人和一尊大砲。阿列幹切夫在黎明時是否會想到，他的第一次戰鬥竟會弄到如此地步呢？他是否會料到，他竟會單獨來代替所有的砲手作戰，一直戰到砲壞彈盡和青年的心房停止跳動為止呢？亞歷山大、阿列幹切夫並不畏懼。他唯一的熱烈願望，就是要在這個前線上擋住坦克，不讓坦克衝到斯大林格拉去。

45
新射出的一顆砲彈，打偏了，但第二砲就打中了目標。最左邊的一輛坦克起了火。阿列幹切夫馬上就壯起了精神。他順手又裝上砲彈，照着中心的那輛坦克射

46 擊。轟隆一聲。這輛坦克也起了火。但還有八輛坦克仍向前衝，槍彈和砲彈紛紛向

這尊大砲所在的一小塊地上飛來。

阿列幹切夫覺得疼痛難忍，大腿上中了一顆子彈。此刻，阿列幹切夫又打壞了德寇的第三輛坦克，它在地上打起圈來。這位中士不管鮮血直流，而仍在作戰。他不慌不忙把砲彈拿來裝上，隨後高聲向自己命令道：「開火！」

空前的決鬥已繼續一點多鐘。又有一輛德寇坦克起了火。其餘的坦克轉回頭去逃跑了。有一顆砲彈直接落到阿列幹切夫底大砲上，把砲打壞了。砲彈炸壞了砲身，一塊大的彈片打傷了阿列幹切夫底一隻脚。這是第二次傷。

阿列幹切夫把剩下的砲彈都炸壞，他背起那流血過多而軟弱無力的弗茨，沿着燒焦的草原向團部爬去。

蘇聯情報部對阿列幹切夫底功績已有過通知。我聽過幾十個戰士和軍官關於在窩爾加河流域草原上奮勇殺敵的這位烏拉爾勇士的敘述。

斯大林格拉。

摘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新聞報。

米沙、西爾尼茲基

一個身體勻稱，強壯的幼年，穿着淺藍工衣。仰頭挺胸，兩眼炯炯，滿有神。這是米沙、西爾尼茲基，一個好小伙子，達尼爾底游擊隊員都喜愛他。

有一次米沙作了一件須要全隊的力量才能作的事情。派他到一個村莊去偵察那裏有多少德寇。他越過墓場，來到村莊近旁，開起機關槍把村中的四十來個德寇都趕跑了。

德寇開始圍剿游擊隊。他們約六百多人，密集地向那個村莊進攻。游擊隊員分成各小隊，村前村後，村內村外都設好埋伏。人人都喜愛米沙，隊長很相信他，所以就派他擔任最重要的工作，命令他埋伏到村邊的一所小房上，並對他說道：要把德寇放到最近的地方，再開槍：

米沙帶着自己的機關槍埋伏到村邊那座小房的暗樓上，他搬了很多子彈放在上邊，以備夠全部戰鬥使用，隨後就等待敵人。

討伐隊開過來了，隊頭東搖西擺，像一條毒蛇在蘆葦內蜿蜒爬行一般。再往前來就是直路了，只見灰色的人羣走上一段筆直的大道。此刻已離得很近了，大概有

一百到一百五十米遠。這是非常嚴重的關頭，要抑制那跳躍的心房，不叫發火機上的手指往後搬，不過早開火，這真難忍耐。當只隔二十米遠，不能再放近，而且也不要再放近時，米沙就大開起火並向德寇和他後邊的達尼爾叫喊起來，槍聲一響，德寇紛紛倒地，機關槍在米沙手中噠噠直響，德寇有的倒地，有的亂鑽亂逃，走頭無路，互撞互碰，跑來跑去，又倒下來了：

沒有人可以瞄準了，有五十個死屍橫倒地上，傷者東爬西爬，其餘的或者逃之夭夭，或者伏臥射擊。戰鬥爆發了。這是持久而殘酷的戰鬥。德寇人數既多，子彈也足，又有雷彈，又有手榴彈，都是用車拉來的，而游擊隊員則只有他們隨身帶的彈藥。戰鬥繼續了七點鐘，一直打到夜晚。德寇死者已有一百十五人，傷者約有二百人，游擊隊員的子彈已快打完，無法再打，只得退走了。

米沙留在暗樓上掩護游擊隊員退却。他還有子彈，他用密集火力把游擊隊員與德寇隔開來，好像是用火刀把二者間的空氣一刀兩斷一樣。自己的人向森林退去，必須掩護他們退入林中，一到森林裏，敵人就無法對付他們了；於是米沙就擋着德寇，一直到他的同志們都進入陰暗森林內，他才帶着機關槍滾下暗樓來，即速向森林奔去。他跑得飛快，竟不彎腰。炸子打到他的腿上，他倒下了。自家的人已不

能來救他。他們既無子彈就沒有法子，德寇把米沙包圍起來。德寇由遠處慢慢地走來，他們很怕上圈套，難保這個拚死命的小伙子不弄什麼詭計，他手裏有機關槍，大概他腰間還有手榴彈，或是炸藥，也許還有這類的東西。他們戰戰兢兢地走來，他們竟然害怕這個打壞了腳，孤獨無援，躺在地上的小伙子。但當他們看見他腿上的肉都被打開了和地上殷殷的血窪，他那沒有血色的黃白臉皮，他們才不害怕了：這已經不成個人了，可以把他捉住，隨後審問，審問完後，再折磨他。

他們把他重重包圍起來，並伸手去捉他，但他又起來了。他咬緊枯乾的嘴唇，目不轉睛的盯着。德寇走近他跟前，伸手去活擒這個人，但忽然見這游擊隊員手內的短劍一閃，就有一個德寇送了命。他們又向他喊叫，叫他投降。他又把短劍揮了一下，又有一個德寇倒下了。他決不肯活活落到德寇手中，他又刺傷一個德寇：

於是槍聲響了，子彈穿透了這個穿淺藍工衣的幼年心房，他倒下死了，可是沒有投降。別洛露西亞游擊隊員蘇聯英雄米沙、西爾尼茲基底心靈却繼續在每個蘇聯軍人和游擊隊員，每個青年團員和千百萬父母兄弟姊妹的心靈中永久跳動着。

德國的轟炸機被擊落了

蘇聯英雄近衛軍上尉蓋拉木同四個驅逐機師一齊，向敵人飛機場衝擊。德國九架「米」式驅逐機齊向蓋拉木猛撲。

其中有一架從上邊向他衝擊。蓋拉木開着自己的飛機迎頭向那個德寇衝去。那架「米」式驅逐機支持不住這迎頭衝擊，不敢再往下衝，就飛轉一邊去了，蓋拉木照着他掃射了一排子彈。德寇完結了。

此刻第二架驅逐機偷偷地飛到蓋拉木的機尾後邊。你若向飛機師問道：「你在戰鬥中感覺到什麼？」，那他就會答道：「頸子痛，因為頭時時刻刻在轉動」。總是要繞着自己周圍看三百六十度的角度。蓋拉木擊落了第一架敵機，就看見了第二個德寇。他馬上就轉過來，向這架「米」式驅逐機衝去。蓋拉木猛然衝到它近旁，又掃射了一排子彈。第二個德寇也完結了。

第三個法西斯蒂企圖來參加這次戰鬥，它也隨着前兩個完結了。

其餘的敵機都飛逃去了，蓋拉木把自己的子彈射完以後，就向回飛。驀然又遇着一架「永—8」式轟炸機飛來。真糟糕，連一個砲彈，一粒子彈也沒有了。

於是，蓋拉木毫不猶疑，就用機身去撞擊，轉瞬間，德國這架轟炸機，機尾切斷，也被擊落了。

摘自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新聞報。

母親

這封信是否能寄到莫斯科去。很願意它一定能寄到。很願意使大家都知道這件人人都驚心動魄的事。

這件事是一月間發生的。我們並不知道這件事的底細，只能猜想個大概情形。我們在雪地上找到了我們的親愛同志安得烈——本隊政治委員那綁着綳帶的屍體。我們又在另一個地方——我們營盤附近找到了他母親的屍體，她是凍死在雪地上的。她身上帶有一封報告，這報告的筆跡不很整齊，而我們認識這是安得烈寫的。

我們還看見雪地上有脚印。他母子二人的脚印。這些脚印就使我們能看出這段歷史的底細來。

安得烈親自去作非常重要而且負責的偵察工作，這次偵察應當解決很多事情。他偵察得了一些非常寶貴的消息，但是德寇竟把他重重的打傷了。安得烈本來可以留在村莊裏他母親家中，但是他知道，他所偵察得的消息是隊伍所極需要的，並且他願意親自去告訴隊伍，應當怎樣來採用這些消息。

於是他倆就向我們營盤走來。他們慢慢地走，極感困難。大概是母親扶着兒子走，用盡自己的氣力來幫助他。隨後安得烈氣盡力竭，倒到雪地上，不能再往前走了。母親坐到他跟前。大概是來安慰兒子，鼓舞他。但是安得烈總想着，我們極需要他所偵察得的消息。大概，就在這雪地上，他用毫無力氣的手，寫成自己的報告，把它交給母親。大概，她難以離開將死的兒子。但是她亦如同安得烈一樣，也明白，我們營盤裏正在等候着這次偵察的結果。

於是，她就走了：

她已快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天氣嚴寒，而她穿的又是很舊的衣服：第

二天傍晚，我們在雪地上找到了她的屍體。她臉朝前邊爬在地上，一隻手伸在懷裏，緊緊的抓住那封報告。

早晨，我們把他母子二人葬在德涅泊爾河的高岸上。鮮明的陽光映着鵝絨般的雪地，周圍一片白，好似有無數金鋼石一般閃爍發光。我們把那面穿透過很多子彈的游擊隊的光榮旗幟拿來了，把旗幟向着墓前垂下來。禮炮響了。

當墳上的土掩封好了，就發出了口令：

——同志們，前進！向敵人復仇！

我們利用安德烈所偵察得的寶貴消息，就出發去粉碎波地的德國防軍。把德寇包圍並殲滅了。

甲地游擊隊營盤。

摘自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少共真理報。

背後就是斯大林格拉

有十六個近衛軍戰士，經過兩天疲勞的行軍之後，即在斯大林格拉附近一個高地斜坡上佈置了防禦陣地。當時情勢是很複雜的：近處發現很多敵軍步兵，會有坦克出現。

無暇休息。近衛軍戰士迅速挖築戰壕，準備迎敵。

天剛放亮，只見在旁邊一個高地頂上有德國坦克出現了。共有十二輛。十二輛坦克反對十六個人，雙方力量懸殊，況且，近衛軍戰士沒有反坦克槍，只能用手榴彈來攻打德國坦克。

排長瓦西里、科契科夫，才十九歲，他昨天就受了重傷。他雖流血過多，精力竭，但他的意志仍很堅強。他向自己的戰士說道：

——我們是近衛軍戰士，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無論如何，我們定要擋住坦克。你們記得潘菲洛夫的戰士麼。他們沒有退却，因為在他們背後就是莫斯科。我們也是無處可退的。在我們背後就是斯大林格拉。

只聽得德國坦克蠶輪的響聲震耳。決鬥的時刻到了。手榴彈紛紛向前直飛。只

聽得一片爆炸聲響。近衛軍戰士的手榴彈擲得很準。有兩輛德國坦克停下旋轉起來。其餘的坦克仍繼續前進。

砲彈，子彈像冰雹般的紛紛落到戰壕裏。近衛軍戰士相繼傷亡。人數越來越少了。他們是否能堅持得住呢？近衛軍戰士是否有充分的力量呢？他們中間是否能有怕死鬼，會把整個事情弄壞呢？祖國的土地，給他們力量吧！

只見有個很年輕的戰士拿着反坦克手榴彈，從戰壕裏一躍而起。他毫不猶疑，勇往直前，逕直跳到德國坦克蠶輪下邊。只聽得一陣嚇人的爆炸聲。這位英雄犧牲了，但是，德寇爲着他的犧牲，支付了很高的代價：第三輛德國坦克被炸壞了。

這位同志的無比的英勇偉績鼓舞起全體戰士，賦予他們以新的力量。近衛軍戰士們從戰壕裏一躍而起，向坦克奔去，向它們擲起手榴彈。又聽得一片爆炸聲。第四輛坦克停下了。

德寇還剩下有八輛坦克。此刻瓦西里、科契科夫因爲流血過多，竟至不能走動。他勉強抬起頭來，向四外望望還有幾個近衛軍戰士沒有受傷。還有三個。只有這三個人在反對八輛坦克。

55 似乎，大勢已去，再不能挽救，德寇非突破防線不可了，但是，六輛德國坦克却

不能支持幾個勇士的猛攻而開轉回去。只有兩輛坦克繼續前進。於是還未犧牲的瓦西里、契爾科夫，米海依爾、斯梯班寧科和米海依爾、樹克托莫夫就拿着手榴彈，效法自己的同志，也跳到這輛坦克盪輪下邊去了：

這次無與倫比的激戰就這樣結束了。當戰鬥已完結時，有些同志們趕到了這個陣地上，身受致命重傷，十九歲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員瓦西里、科契科夫排長向他們敘述了這次激戰的經過。科契科夫說道，他的光榮同志們在戰鬥前，請求把他們列為共產黨員。

以下就是這些英雄的姓名：近衛軍少尉瓦、德、科契科夫，近衛軍中士米、阿、樹克托莫夫，近衛軍下士彼、依、布爾多夫，近衛軍下士依、恩、卡斯雅莫夫，近衛軍上等兵恩、維、多庫卡也夫，近衛軍上等兵依、古什琴，近衛軍戰士依、恩、菲多西莫夫，克、阿、翁沙科夫，阿、斯、德沃葉克拉索夫，維、阿、美爾庫里葉夫，瓦、阿、契爾科夫，恩、美、菲多托夫斯基，克、菲、什特芳，阿、依、布何維金，普、阿、布爾停，美、普、斯梯班寧科。

斯大林格拉戰線。

摘自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少共真理報。

把他舉在手上當作旗幟

近衛軍中尉科梯洛夫率領一個飛機支隊飛起去反對敵機襲擊。截住了敵機。

空中發生了激戰。此刻，不遠的空中又發現了一羣敵機，其中有五十架『永』式轟炸機，十五架『弗』式和『米』式驅逐機。情形很嚴重了，這羣敵機將會所向無阻的去轟炸我們的某個目標。科梯洛夫中尉協同自己的同伴克拉契夫少尉飛往前去截擊這羣敵機，他們衝入法西斯飛機羣裏，順便擊落一架『永』式飛機。敵人上十架驅逐機一齊向我們這兩架驅逐機撲來。力量懸殊的空戰開始了。克拉契夫少尉的飛機被擊落了，但此刻科梯洛夫擊落了兩架『米』式飛機。他雖然單人獨戰，但他不願退出戰鬥。恰恰相反，他闖入德寇轟炸機羣裏，擊落了一架，並把其餘的敵機衝亂了。

任務就快完成了。此刻，敵人的砲彈把科梯洛夫的一條腿，從膝蓋上邊打斷了。真是痛得要命，可是他仍按着機關槍的發火機，又擊落了第五架敵機。科梯洛夫的飛機不聽使喚了，他就鼓起最後的氣力，乘傘跳下來了。我們的步兵在陸地上把他找到，舉在手上，當作旗幟，當成聖物。

她救了他們的性命

我們的一連先頭部隊打進了一個村莊，但是，同德國坦克衝突一陣，不得不退走了。在村裏街道上，在菜園裏留下了幾個受傷的。德寇佔領該村後，當着居民的面，安安靜靜的來殺死這些受傷的人。有兩個受傷的人——巴維爾、維謝洛夫中士和亞歷山大、斯克雷濱戰士在克里維琴諾夫氏住房後邊向日葵裏躺着，索菲雅、克里維琴諾夫決心要營救他們。她把他們扶到自己家裏的貯藏室中，放到鵝毛褥子上，拿些破家具把貯藏室門口擋住。不幸，有幾個德國坦克師住到她家裏了。兩個受傷的人就在一層薄牆那邊躺着。每到夜間，當德寇睡着時，索菲雅就給受傷的人送吃的東西。

但是，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有個居民把德寇放砲彈的庫房焚燒了。德寇憤怒已極。他們隨便捉住幾個居民槍斃了，並命令其餘居民離開村莊。索菲雅臨走時，偷偷地給自己的傷人送了幾個麵包，一些黃瓜和鹹西紅柿。她已經走出了村莊，忽然大吃一驚，想起了沒有給他們留下水。於是，這個已不年輕的女子就在深夜裏沿着渠溝，菜園和她從小就熟悉的小路爬到敵人佔領的村莊裏，從幾個崗兵近旁偷偷

的穿過去，來到了自己住房跟前，經過暗樓上的窗洞，給傷人送了一壺水。做這樣的事是會遭到絞死的。但她竟不顧自己的性命。她只關心那兩個戰士，她雖然還未來得及知道他們的姓名，但此刻他們竟成了她的親人，就像是她的親生兒子一般。

隨後，克里維琴諾瓦又轉回去，穿過戰線，來到我們的一個部隊裏，見了指揮官，請他趕快把她那受傷的人所在的那個村莊奪回來。原來他就打算去奪回該村莊。於是他就答應照辦。他詳細問過她，那裏有多少德寇，他們住在什麼地方，早晨他就帶着自己的一營人，順着索菲雅、克里維琴諾瓦所指引的路闖進了該村。

正在打仗時，子彈還在飛鳴，村裏的小房子還在炸燬着，而索菲雅、克里維琴諾瓦已經來到了自己的住房裏，把走廊裏的破傢具搬開來，打開門，使受傷的人們重見天日，救了他們的性命。

十一個英雄

今天整個戰線上都在講述這十一個勇士底戰功：米海依爾、卡比里波夫、巴巴雅爾、卡巴洛夫，阿布都拉哈滿、依爾達諾夫，低雅爾、阿黑美多夫，薩普哈爾、寶依齊也夫，納爾木拉得、海托夫，賽比爾、莫爾達諾夫，胡德庫爾、木薩也夫，巴黑馬里木、阿里別科夫，薩比爾、特列寶夫，塔美爾、胡晉。他們所守的那個高地，以後就稱爲「十一個東方英雄的高地」。這次激戰經過的情形如下：

米海依爾、卡比里波夫率領一小隊戰士，其中有九個烏茲別克人，一個卡查赫人和一個薩韃人——防守一個控制附近地帶的高地。德寇已屢次企圖佔領這個高地，可是在這高地上堅守的戰士們却阻止他們前進。法西斯蒂屢次用小部隊想來佔領高地，其企圖都被打破了。於是德寇就組織了一個突擊隊，約有三百人。命令他們不惜任何代價，一定要把這高地佔領。

卡比里波夫一看見前來衝鋒的敵人，冷靜的估量了力量。他說道：「每個戰士要抵擋三十個敵人。誰若怕死，就請他退出隊伍去」。戰士們誰也沒有動。「那我

們就誓死殺敵，決不退却，——卡比里波夫高聲說道，——好叫我們在東方故鄉裏揚名爭光，而不遭受人家詛咒。

他命令四面佈防。

德寇挺起身子向高地攻來。第一排槍聲響了。德寇紛紛倒到沙地上。有些永遠起不來了，其餘的往前爬進。此刻，法西斯蒂的先頭排已經爬到高地跟前。德寇跳起來就向前衝。

卡巴洛夫！開火，——卡比里波夫少尉叫道。

卡巴洛夫機關槍手瞄準德寇這排人掃射起來。德寇散開了。自動槍和步槍聲在空中響成一片。戰鬥激烈無比。德寇損失甚重。他們却未能攻到高地頂上。

——可以說，有一半法西斯蒂已打死了。可見有力量再打死其餘的一半！——酣戰的卡比里波夫叫道。

——指揮官同志！子彈打完了！——忽有個戰士報告道。

其他戰士帶的子彈也射擊完了。

——上刺刀，跟我來！——隊長叫了一聲，就首先從戰壕裏跳出來，去迎擊德寇。十個戰士都起來跟着他前去衝鋒。甚至受傷的巴巴雅爾、卡巴洛夫也拿着刺

刀去衝鋒。他滿臉鮮血。他嚇人的高喊「烏拉！」激烈的白刃戰開始了。一切都混亂了：

過了幾個鐘頭，我們的另一個部隊擊退了法西斯蒂，趕來救援。戰士們來到這裏，看見在肉搏中被打死的德寇，死屍堆集如山。東方人民的十一個子弟在高地要塞前邊擋住法西斯蒂，消滅了敵人很多官兵，這就使我們的部隊能以展開，並把敵人擊退。

我們的戰士們在找到英勇犧牲了的戰士屍體時，聽得有個微弱呻吟的聲音。他們看見了流血過多的機關槍手巴巴雅爾、卡巴洛夫。他向他們敘述了這次英勇無比的戰鬥後，就死在他們手上了。

——我們沒有放過他們，——他低聲說道。這是他最後的一句話。

是的！他們沒有放過敵人。阿捷爾拜疆人，卡查赫人和烏茲別克人，他們在俄國領土上，保護了高加索的高山峻嶺，並捍衛了中亞細亞的財產和太陽。

斯大林格拉西北方。

摘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五日少共真理報。

他用自己的心房堵住了敵人火力點的槍眼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有一營人經過無路的森林行進，去執行戰鬥任務——佔領契爾努什克村。

強壯活潑的薩沙、馬托洛索夫走在自動槍手們前邊，他的朋友巴爾達巴也夫，科背洛夫和沃洛比也夫跟着他走。他們在一塊兒學習過軍事，一塊兒來到前線。他們才成人不久，都是用青年的全副精力和熱情來執行他們的天職與使命。敵人打斷了他們才喜愛而認為是寶貴可愛的一切事物。所以他們憤恨得咬牙切齒，拿起了武器。他們到戰線上來都抱定一個目的：向敵人在祖國領土上所作的一切罪惡報仇。

拂曉，阿爾邱和夫上尉帶着一小隊自動槍手來到了一個松林邊上。現在，只要穿過那個長有一片小樹叢的草坪和一個小樹林，再往前去就是契爾努什克村。但是，在這裏阿爾邱和夫這小隊人就同德寇遭遇了。敵人有三架機關槍從高地上射擊起來。戰鬥開始了。

63 德寇左右翼的兩個火力點，很快就被庫濱和頓斯克底戰士們封鎖住了。而中間的這第三個火力點——仍在不斷的激烈射擊，死守着契爾努什克村前這個要衝。簡

直沒有法子到草坪上去。大家都明白，要佔領這個林間堡壘是不容易的。阿爾邱和夫和馬托洛索夫從右邊繞着進到離德寇火力點四十來米突的地方。從此地已清楚的看見從火力點槍眼裏射出的火繩。阿爾邱和夫命令道：

——來六個自動槍手！

薩沙、馬托洛索夫把自動槍手帶來了。阿爾邱和夫選派了三名，並向他們說

道：

——爬到這個火力點跟前，用自動槍照着那個槍眼射擊。

自動槍手們往前爬去。但是他們剛爬到草坪上，敵人從火力點中就看見了他們。從火力點槍眼裏斜着向外射出火繩。有一個戰士一下就被打死了，兩個受了傷。

阿爾邱和夫上尉又把其餘的自動槍手叫來說道：

——從更偏右一些的地方爬去。

但是他們也犧牲了。

薩沙、馬托洛索夫抬起身來，低聲而堅決的說道：

——我去！

他向前躍進了幾次，隨後側身躺下，把自動槍稍抬起來，急忙從犧牲了的同志

右邊爬去。火力點中的敵人沒有發覺他。只有自家的人能看見他。他們閉住呼吸注視着這個勇士。薩沙、馬托洛索夫已經快爬到了火力點緊跟前了。從槍眼裏噴出的烟氣冲到了他身上。忽然，他拿起自動槍，射了一排子彈。火力點裏發出爆炸聲。以後才知道，這是他的子彈打中雷彈。德寇的機關槍不響了。凡是看見這一情景的人都高興得大大噓了口氣，預備撲向前去。但是，過了幾秒鐘後，機關槍又響起來了。此刻，戰士們看見：薩沙、馬托洛索夫驕然站起身來，用左脇，用自己的心房堵住了射出子彈和烟氣的火力點底槍眼。瞬息間松林邊停止了兇惡的射擊響聲。戰士們乘機撲向前去。佔領了這個樹林堡壘。契爾努什克村從德寇奴役下解放出來了。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命令追賜近衛軍戰士亞歷山大、馬梯維也維赤、馬托洛索夫以蘇聯英雄稱號。他的名字永久列在同他一塊參加契爾努什克村附近戰鬥的那一連人的名單中。

國防部於九月八日下令，命名第五十六近衛步兵師，第二百五十四近衛步兵團為亞歷山大、馬托洛索夫第二百五十四近衛步兵團。

駕着發火的坦克衝擊「老虎」

亞歷山大、尼古拉也夫上士所服務的這個坦克部隊，奉令去佔領甲村，該村前邊的各要衝上，敵人都設有地雷，並有很多大砲和迫擊砲。

早晨，我軍坦克出發作戰。德寇以猛烈火力迎擊坦克。只聽得戰場上，成百的坦克轟隆一片聲響，成千的砲彈炸得塵土飛揚。德寇爲抵擋我軍部隊的逼攻，就派出二十多輛「老虎」式坦克來迎戰。

亞歷山大、尼古拉也夫所駕駛的這輛坦克是指揮官的坦克。

少校坐在坦克塔頂裏，用內部電話指示戰鬥方向。

蘇聯坦克底浪頭向前疾馳迎擊敵人。

——向左邊那尊砲！壓去！——尼古拉也夫，由電話中聽見少校的聲音。

駕駛員把制輪杆一搬，急忙把坦克向左方開去。他從觀察孔中看見一組德寇正在轉移大砲。誰戰勝誰？誰能贏得這幾秒鐘呢？尼古拉也夫開足最大的馬力，用幾噸重的坦克底巨大前胸衝到那尊大砲上去。一個「福利茨」也沒有走脫。這輛坦克離開這堆摧毀的鋼鐵，又繼續往前攻去。

——前邊有些「老虎」坦克，要加小心！——少校告訴坦克手們說。

尼古拉也夫留心一望，就看見在那小樹林邊際有幾輛笨重低矮的坦克。這幾輛「老虎」坦克離老遠就向我們的坦克射擊。

少校命令向右翼那輛「老虎」坦克衝鋒。因為離這輛坦克最近。尼古拉也夫開起自己的坦克逕直向它駛去。離這輛「老虎」坦克還有四百米突遠了。它射出的砲彈落到我坦克近旁。

少校乘機開火。砲彈落到那輛「老虎」坦克附近。它想逃出死路，就橫過身來。少校照着「老虎」坦克的側面一連打了兩砲。把這輛「老虎」坦克就結果掉了。

——少校受了傷！——亞歷山大聽見塔頂上的觀察手說道。

忽然一聲嚇人的爆炸震動了我們的坦克。烏烟和火焰籠罩了坦克手們。

尼古拉也夫聞到汽油燃燒的氣味，就知道坦克着了火。現在需要趕快逃出敵人的射界。他們用手抬着少校，把坦克留下，就到後方去了。

一陣刺心的痛感使亞歷山大不能回頭望望，以便與自己着火的坦克告別。坦克着了火。它雖是遍體火焰，而仍然是令人可怕的。它的大砲照着敵人那方。好像它要向前撲去，用自己的火焰去焚燒敵人。

尼古拉也夫聽得有一輛坦克轟轟隆隆逼近了。第二輛「老虎」坦克在麥地裏掩蔽着快趕上他們了。危急到了萬分。

——你們救少校！我去擋這輛坦克。永別了！——亞歷山大向他朋友們叫了一聲，就向他那輛着火的坦克奔去。

他的同志們隱藏到戰壕裏，看見了亞歷山大、尼古拉也夫上士那英勇無比的勳功。

他一跳到着火的坦克上，就開起發動機。坦克底心臟還好着的。發動機發出勝利的吼聲，動作起來了！於是尼古拉也夫就開着自己這輛着火的坦克猛向敵人那輛坦克衝去。衝得真準確。

這輛滿身起了致命火焰的蘇聯坦克用自己的鋼鐵前胸就衝到那輛「老虎」坦克身上了。只聽得一陣轟隆震耳的響聲，那輛沉重的鐵甲坦克底側面崩壞了。熊熊的火焰和嚇人的碰擊力量，使兩輛坦克上的砲彈一齊爆炸。只見一根火柱和黑土昇起了幾十個米突，大量鐵甲碎片飛到空中：

在決鬥的地方祇剩下一堆炸燬了的鋼鐵：

父與子

在本師隊伍裏，大家都稱近衛軍少校卡馬列爲老青年團員。而不久以前，他也稱自己的父親是老青年團員。不僅是他，而全鎮的人都這樣稱他父親，他父親是個快樂的冶金工人，聲音宏亮，臉色發紅，好像是被熔鐵爐中的火烤紅了一般。

他父親在他小的時候就帶他到熔鐵爐上去，正如他所說的那樣，是叫他學習看火。隨後他們又走下爐來；父親給兒子一小塊鑲銅邊的藍色玻璃，小孩驚喜不已，踮起脚尖來，向熔鐵爐上的一塊透視鏡內看去，看見裏邊熊熊的火焰，赤色鉄熔液兇湧的流動着。

戰爭把父親與兒子分開了。年輕的卡馬列很愛自己的老頭子，——他這樣稱呼他的父親。戰爭的頭一年，年輕的卡馬列開始在西方國界上作戰，他與父親失掉聯系。頓巴斯被敵人佔領了，兒子不知道父親的情形——此刻他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69 年輕的卡馬列在頭兩年的戰爭中，經過了退却的困難道路，一九四二年冬，他又參加進攻，一九四三年春天他受傷了，醫治了三個月，在八月間他又趕到米烏斯

找到自己隊伍。他同這團人突破了德軍的防線——「米烏斯戰線」；他帶着一部份戰士在一個無名的高地守了三晝夜，本師就稱這個高地爲卡馬列高地。

他總是渴望着到頓巴斯去。他在本師裏沒有告訴任何人說：他想到那裏去，但在心坎中閃爍着一種希望：也許父親還活着。當他來到了洛文克時，已離自己的故鄉很近了，他興奮到極點，這種感覺是凡在當年夏天去從德寇手中收回自己城鄉故里的人所深懂得的。

九月初，他的隊伍應當到德寇後方去截斷敵人的退路。夜間，有一個在當地活動的游擊隊長來見他。隊長主張：誘獲德寇，在戰鬥中先把他們引誘到一個窄狹的凹地上，然後用主力來從側翼攻擊他們。

一小隊游擊隊員担承去把德寇誘到一個窄狹的凹地上，誘到泥潭，陷坑裏去。該隊政治委員「父親」——游擊隊員這樣稱他——決定去領導這一小队游擊隊員。他們去引誘敵人，決心犧牲，但這次戰鬥的勝利却正是由他們這種英勇無畏精神和果斷性來決定的。

本來在規定的時間內，「父親」應當發出三個藍色火箭作爲信號，表示動作發展得順利。可是規定的時間已過，應該等待的時間完了，但仍沒有信號。卡馬列罵

自己過於相信別人而把整個的困難都推到這一小組游擊隊員身上，大概，德寇業已把他們消滅了。

但是，此刻在空中發出三個藍色火箭，於是，他就忘了一切，再也不想。此刻他該動作起來。他開始從側翼去截斷德寇單排的隊伍，他進攻得越猛烈，德寇就越陷入凹地裏，而從那裏逃脫的機會就越少。

早晨，卡馬列少校向師司令部報告夜間戰鬥結果的時候，誠實地說道：他這次的勝利，是應感謝那些擔負第一個主要打擊的游擊隊員們的，並說道，領導這些勇敢隊員的是一個綽號叫做「父親」的政治委員。

——他受傷了，——走進來的游擊隊長小聲說道，他手中拿有一個皮烟袋。

——這是什麼？——卡馬列從他手中把那烟袋拿過來，不由地問道。烟袋裏放着一小塊鑲着銅邊的藍色玻璃，這塊玻璃就是在上千的這樣玻璃中，他也會認得出來。

——他是個冶金工人麼？——卡馬列慢慢地問道。

——是的，——游擊隊長答道。——他向我說過：「若是要犧牲了的話，就請你把這個交給我的兒子；也許我的孫子仍會當冶金工人」。

：這個冶金工人伸開自己的高大身體，躺在一條窄凳子上。他在沉重的呼吸，說着夢話。

——傷勢怎樣？——少校難過得很，勉強問道。

——恐怕難好，——醫生低聲答道。

少校握着父親一隻溫熱的手，在凳子旁默然坐了很久。

——養得好的！——少校忽然說道。——他是很堅強的。

——你們相識麼？——醫生問他。

——是的，——兒子卡馬列說道，——我們是親近熟人。——我和他都是老青

年團員。

頓巴斯。

摘自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紅星報。

去撞擊吧

：德寇在基也輔以西開始了激烈的反攻。依萬、高列什年克所服務的這個部隊，在此以前經過了長途的進攻，此刻又派去作戰，阻擋德寇，消磨他們，並藉此準備來重新給德國軍隊以致命的打擊。

高列什年克的坦克和另外四輛坦克出發到通西北方那條大路兩旁的小樹林中去設埋伏。在這個小樹林後邊是一片開濶的田野，上邊沒有積雪，凍得有些裂紋。

從山崗那面會有在這段戰線上來反攻我軍的德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出現。

依萬坐在掩蔽着的坦克內留心從鋼甲上的窄縫內向外觀望。烈風吹得枯草搖擺，一團團的乾草在田野上亂滾。田野上的秋雲低低的飄蕩過去。依萬看看自己的坦克手，他們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坐着：蘇哈列夫是莫斯科人，當過郵差，格蘭特、阿科包夫是葉列萬城釀酒的人，薩沙、巴布什金是烏拉爾附近鄉村的人，——他們來自各地，現在集聚於一個鐵甲蓋子下：

——準備作戰，——高列什年克得到了這樣的命令。

從甲板縫內看見有些黑點越來越大了。這是德寇的坦克。共三十輛。我

們的大砲從兩翼樹林中開始射擊起來。只見敵方坦克間有爆炸的烏烟。有一輛坦克發火停下了。隨後又有一輛着起了火，而仍繼續前進。遠處又發現了一道長長的黑點。

——載步兵的卡車，——蘇哈列夫一面說，一面戴上皮手套，他是機械師兼駕駛員。

砲彈落到散開在田野上的坦克中間爆炸着。它們繞過爆炸地方，企圖躲避，可是又有三輛坦克着了火。其餘的坦克仍繼續前進：這時就得到了命令：從埋伏地開出去迎戰。高列什年克說道：

——呶，同志們：——他揮了揮手。蘇哈列夫開動了坦克：

高列什年克先擊壞了兩輛德國坦克，隨後敵人第三輛坦克却擊焚了他的坦克，他就駕着這冒煙的坦克去猛攻敵人這輛坦克，從這次坦克戰鬥開始直到此時，這中間究竟過了多少時間，依萬永遠也不能解釋明白：也許這只有兩三分鐘，也許這是一整天的工夫，直到太陽落的時候，直到他眼前昏黑，白牙齒的射手薩沙、巴布什金被打死，他的坦克着了火，冒着黑烟，坦克全發黑了的時候為止。

依萬的頭很沉重，心裏很難過。他昏昏沈沈，一隻手抓住制服的胸襟，另

一隻手去抓心口：瞬息間他覺得在制服衣袋裏有一個硬硬的小封皮，他明白了這是黨證。於是他直起身來，透過轟隆的響聲和烟氣向蘇哈列夫叫道：

——去撞擊吧！

於是高列什年克的坦克照着那輛不斷射擊的德寇坦克衝去。只聽得地震般的轟隆一聲。依萬眼前閃閃一亮，隨後只覺一片昏黑：

*

*

*

：養得好的！——高列什年克聽到一個清亮的聲音，睜開了眼睛。

有個看護婦站在他的床前說道：

——你安安靜靜躺着吧，高列什年克，你的運氣好：爆片差一點沒有打到你的心上：從火裏把你救出來了：

烏克蘭戰線。

摘自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日新聞報。

塔曼城的一個姑娘

劉巴沙同幾個海軍偵察員到住有德寇的克里木斯卡牙村去了。同劉巴沙一塊去的有八個人。一走到村邊上，隊長就向穿着便衣的劉巴沙說道：

——我們來幹自己的事情。可是你不大令人注意，你到司令部裏去一趟，遇到什麼文件就把它拿來。給你一個「檸檬」以備不測，或是自己用，也許打死幾個「福利茨」。集合點就在前邊那棵柳樹後面。去吧：

：在這個不熟識的村莊邊，她往前瞎走。在半道上找到了一個水桶。看見了一個軍官。這是羅馬尼亞人。「你是什麼人？」「我是克里木斯卡牙村的人」「你往那裏去？」「看，我是去提水的」。「你在那裏住？」「在那裏」。「那裏沒有水麼？」「有水，可是那裏死了一匹馬，發臭了」。「我們去看看好了」。

他領着她走去。她走到頭一個井旁邊，指出有個死馬。羅馬尼亞人握着她的手，領着她去了。司令部裏在打紙牌，喝着安納拍的酒和克拉斯諾達爾的燒酒。

——我國姑娘！——羅馬尼亞人介紹道。

一個德國軍官給她斟上一杯燒酒，——劉巴沙拿起這杯酒來巧妙地倒到一旁。

又斟上一杯，她又倒了，可是沒有倒得好，洒到褂子上了。於是這德國軍官抱着她的頭。拿一茶杯燒酒，強灌到她口裏。這是她頭一次喝燒酒，但是却沒有喝醉。

有個頭子的助手經過門廊把劉巴沙帶到了自己房間裏，到那裏，給她一塊可可糖，又拿一個金戒指給她戴到手上。他想把她翻到床上。她把他推開了。「我出去一會兒」，——劉巴沙請求道：她轉回來時，他已經睡着了，他的頭一挨着枕頭就睡着了。劉巴沙找到一個硬東西——香檳酒瓶子。她用盡力氣照他的鬢角打下去了。德寇馬上就死了。她把瓶子放到床上，把在房中所找到的文件都放到懷內，就走出去了。

軍官們繼續着玩紙牌，喝酒，胡罵一氣。她隱藏在金合歡樹叢裏，向房子裏觀察。打死的那個德寇，自然不能把她出首。她站起來，走進房子，靠在門框上。「幹完了麼？」——那個頭子把手一拍向她叫道。

77
——幹完了，——劉巴沙厲聲回答之後，退出門去，就拿出一棵手榴彈，擲到這夥敵人脚下。她回頭就跑，爆炸力趕上了她，但只是溫熱而猛烈的氣浪觸着了。她跳過圍柵和渠溝，跑了。一直跑到乾硬的蘆葦裏，才倒在秋天潮濕的地上。

78 同志們把「檸檬」的保險圈從她的大指上取下來，那知她把這個圈子抓得這樣緊，

圈子竟然把她指上的皮壓了一道子。

庫班。

摘自一九四三年，十月六日新聞報。

恨不能分爲兩下裏

有個支隊把德寇從車站和小鎮裏擊退了以後，該鎮西邊一帶由新開到的部隊接了防。此刻戰士們轉回去，好吃點熱東西，睡睡覺。他們從昨晚進攻的這街道走着，好像夢境一般，慢慢的在回憶他們夜間的動作。忽然，從一個高房子裏跑出來一個女人，叫道：——在房頂上有人呻吟。

六七个戰士跟着那個女人跑去了。其餘的人在這裏等候他們。

此刻，大家不由的又講起夜間的事情來，每個參加過這次戰鬥的人都來講這番情景，都覺得自己講得最正確。

不過一點是很明顯的，正是在這些地方，德寇吃了我們自動槍手的大虧。固

然，根據一個鄰街的小孩子的說法，似乎他親眼看見德寇在這兩條街上被空中飛機的致命火力打得落花流水，東奔西竄。但是大家都異口同聲的駁倒了他說的消息。當然是沒有任何飛機能夠參加夜間戰鬥的。這個小孩却堅持自己意見，指着這兩條街上德寇的死屍，和那些打壞了的商店的窗戶。此刻，跑到房頂上去的那些戰士轉回來了。他們小心的抬着一個人。

他們小心的把受傷的自動槍手考斯甲、巴克薩什維爾放到街旁的邊道上。稍微一動他就呻吟起來，但當把他放到邊道上時，他仍然問他的自動槍在什麼地方，並要求把槍放在他的跟前。

大家又談起了在這兩條街上搏戰的情形，並請受傷的人來做這個爭論的評判員。既然他夜間在這裏，他就定然看見過一切經過情形。有二十來個人圍着這個傷人，默然看着他那慘白的臉。

——他們在十字街口可吃虧不小，——有一個人用不容少疑的聲調說道。

——什麼十字街口啊！——受傷的人皺着眉頭說道。——鬼知道，蘇里科夫帶着自己的那一班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一個人留在這兩條街上：我上到一座房

子頂上，一看這座房子是在拐角上，從上邊射擊非常方便。此刻正好有德寇發現了：我打了三排子彈，他們退到牆角後邊去了。我沿着房頂追趕他們，又給他們三排子彈：他們又跑到這邊來，我也沿房頂趕到這邊來，他們又跑到那邊去，我也沿着房頂趕到那邊去：這樣竟成了一陣賽跑：受傷的人歇了一口氣又繼續說道：

——我打死了四五個人，打散了二十來個人。此刻我的手上受了傷：我正要綁一綁，又看見有德寇沿着大街跑過來，有四五十個，我把這些德寇也打散了。此刻我的手上又受了傷：我覺得無力了，想從房頂上下來，到一個房裏去，又看見了德寇：你懂得麼，我一個人，在兩條街間，恨不能分成兩下裏：隨後我的脚上又受了傷，更困難了。最後我的肩膀也被打穿了。但是，謝天謝地，以後德寇再沒有出現了：你懂得麼，我躺下，就失了知覺。我醒過來的時候，天已經發亮了，只聽得下邊這條街上，有我們人的聲音：我想喊叫，却喊不出來，於是就哼起來了，謝謝這個嬸娘，她聽見了：

我們戰勝了

飛機長，近衛軍少校，蘇聯英雄阿列克謝、葉維拉米也維赤、馬托洛索夫於一九四一年捍衛了莫斯科。在本篇軼事中採用了馬托洛索夫手札本中的親筆記述，這種記述是他每從戰鬥飛行回來後所照例作的。括弧內的材料是作者搜集的補充材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三十八次飛行。下午三點鐘。克車站。高度四百米突到二百米突：』。

（情況如下：在這些時日內把德寇從莫斯科近郊驅走了。各鐵路上都塞滿了他們退却的列車。在克車站上擁集下了很多列車。馬托洛索夫逕直飛到車站上去轟炸。此刻：）

『：第一次襲擊時，高射砲打壞了右邊的第四個汽油桶：』

（即是打壞了供給燃料的主要汽油桶。馬托洛索夫底飛機起了火焰。飛機上還有炸彈，沒有把炸彈擲完，馬托洛索夫是不願飛走的。他駕着發火的飛機第二次又去襲擊）。

「：在第二次襲擊時，兩個摩托都不作工了（抽空氣進去：）（摩托不作工，是因為沒有汽油了。飛機滑翔，在空中冒火不斷降低。馬托洛索夫用平常的聲音命令道：『擲炸彈！』）」

「：滑翔着，擲了內部的炸彈。左邊第三個汽油桶又被打壞。情勢嚴重萬分。我把飛機往敵人縱隊那裏駛去：」

（這就是說，馬托洛索夫決定仿做那永誌不忘的卡斯特洛的榜樣，用自己着火的飛機衝到德寇密集縱隊裏去。他轉到縱隊上邊，就命令：『射擊！』飛機師們就用機關槍往下掃射。矮個子低聲音的馬托洛索夫還很鎮靜，在他這種態度中還抱有萬一得救的機會。於是飛機師就射擊起來。馬托洛索夫把此刻的情況記載如下：）

「射手兼無線電員和領航手都射擊得很好：」

（此刻在陸地上的情形如下：德寇躲避馬托洛索夫的機關槍火力，都沿着渠溝散開了。於是，他們也停止了向飛機開火。此刻，馬托洛索夫用極大的力量企圖用救急的汽油桶內的汽油來開動摩托。他一隻手開着飛機，另一隻手射擊機關槍，連看也不看。於是：）

「：左邊的摩托從救急汽油桶裏吸着汽油：」

（我向馬托洛索夫問道：「你們飛多麼高？」他抖一抖肩膀答道：「簡直是
在地面上飛，也許有十米突高」。往下寫道：）

「我用頭頂上汽油桶的汽油和振動器把右邊的摩托開動。我往雲裏飛去：」

（真出奇了。但是，只有那頭腦極冷靜，決心獲勝，並具有特別天才而在任
何情況下都不張皇失措的人才能作出這種奇事。馬托洛索夫用年鑑編者的鎮靜態度
往下寫道：）

「：炸彈擲得很好。射擊的也不壞。三千粒。我的飛機被打壞得很利
害：」

（飛機的確是被打壞得很利害。領航手的機關槍因為強度的射擊而熔化了。馬
托洛索夫把飛機駛回去了。當飛機師從飛機上下來時，這些英勇的人互相觀看，默
然接吻，好似他們多年沒有見面一般。馬托洛索夫手札的最後一行寫道：）

「：我們戰勝了：」

對此再沒有什麼可以補充了。

降傘員依薩也夫醫生

：傘兵隊衛生組長，二等軍醫阿布薩依得、依薩也夫總不離他那攻擊魯赤的隊伍中的戰士和指揮官。軍醫的好朋友彼特洛夫中尉帶着先頭部隊走在前邊。在交戰之前，他從依薩也夫跟前走過時，向他說道：

——若是出了什麼事，我只請你來動手術。

——請你放心，——依薩也夫在他背後叫道，——我的手是不會顫動的。

當我軍把一個小嶺邊上的兩所房屋從德寇手裏奪回來，戰士們正向前猛衝時，依薩也夫就決定，急速在一個房裏組織救護所。

他同三個看護員走進一所烟燻燻的大房子裏。

看護員急速把德寇所佈置的板鋪拆掉，就着手來安置動手術的桌子。此刻窗戶框子艘的一聲飛起來。有一個迫擊砲彈就在房子跟前爆炸了。依薩也夫受傷了。雷彈爆炸擊中了他的腰部。他在看護員幫助下來替自己綁傷，但是，還沒有綁好，他就失了知覺。

：依薩也夫昏迷不醒的躺在地板上。看護員急速替他綁好了傷，就把他抬到

隔壁房間裏去，小心的把他放到桌子上邊。一個看護員急忙把房子收拾好，用板子和蒲包把打壞的窗子擋好。其他看護員已在接受傷員，替他們綁一綁繃帶，主要是安慰他們，鼓勵他們。

「——我們沒有醫生，怎樣辦呢？——一個年輕的救護員瓦斜失望地說道。

「——朋友，這不是莫斯科，也不是「大的戰線」，不能往軍醫院裏打電話。你同誰一塊跳下來的，誰就會替你醫治！——一個有經驗的傘兵答道。

救護員瓦斜在看護醫生。依薩也夫已經甦醒過來。而在未甦醒之前，他那嘴唇僅僅會動彈，說到他那住在列寧格拉不願走開的夫人，說到他那快要降生的兒子。過了一刻，抬來了兩個受重傷的人：一個人的兩條腿打壞了，另一個的左手打壞了。他們大聲哼叫，找醫生。依薩也夫醫生聽見傷人的叫聲，睜開了眼，他要水喝。喝了幾大口水，就想站起來。有一個看護員扶持他。

依薩也夫走到那兩個傷人跟前，要解剖器具。在房間裏沉靜起來了。

依薩也夫開始了第一次手術，他鼓起極大的力氣竟使他忘記了自己的痛楚。他只看見躺在他眼前那個傷人身上受傷的部份，別的什麼也不覺得，也看不見。手術施行得很順利。

又作了一次手術，接着又作了第三次手術：

：救護所那棟房子裏聽見了戰鬥的聲音。依薩也夫醫生，作了六次手術。又過了幾分鐘，房門嘩啦一聲敞開了。兩個傘兵救護員抬着彼特洛夫中尉走進來。他的肚子上剛才受了傷。依薩也夫看見他那躺在抬床上不動彈的朋友，吃了一驚，身子往後一閃。他知道彼特洛夫的性命操在他的手中。但是他已經再沒有力氣了。

依薩也夫緊張得眼都發紅了，他那一縷黑頭髮散到滿是冷汗的前額上。依薩也夫咬緊牙齒，藉助他那動手術的全部經驗，用盡超人的力量，着手替他的朋友施行手術，他只說了一句話：

——我的好朋友，我的手是不會顫動的，這是我曾允許過你的。

他剛剛縫上最後一針，他那緊張過度的機體一下子就崩潰了。依薩也夫手中的刀子掉下去，身子一搖晃就倒下了。

他犧牲了性命，當天救了七個人。

摘自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紅星報。

本隊認爲他已經陣亡了

這座橋是必須要炸毀的。

在夜色矇朧中，這座橋顯得比河水和夜色更加濃黑。

在橋中間，放好了幾個整齊的炸藥箱子。謝爾傑、施爾沙溫一面爬，一面把引線牽伸開來。

——時候到了！

工兵稍微一停，就突然將引線一扯。在漆黑的夜色中，與其說施爾沙溫是看見了，還不如說是猜測到了他在這樣動作。他二人不由得都停住呼吸，等着轉瞬就要發生的事件。但炸藥並沒有爆炸。突然一陣寂靜，反使耳朵裏嗡嗡的作響。

施爾沙溫急速地又爬向橋去。就在離橋不遠的地方。忽然聽得右岸有人的動靜。接着又傳來了若斷若續的談話聲。隨後又是一陣皮靴踏着木板的沉濁脚步聲。炸藥箱仍在橋中間放着，離施爾沙溫略近一點。施爾沙溫碰着那原先被他打死的德寇哨兵屍上拌了一跤，就迎向德寇那邊跑去了，他一邊跑一邊由口袋中掏出那個備

用的信管來。只聽有一種模糊不清的喊叫聲和自動槍的排射聲。此刻他所想的就是必須立刻要作的事情。他一下倒在那些硬木板上，摸住爆炸部，把壞的信管掏出來，將新的裝上後，急向後跑了幾步，就將引線一扯。

只覺得有個比他還要大的東西，閃了一閃，鑽進他的軀體中了，簡直容它不下，他瞬息間連什麼也看不見了。

：很快他就甦醒過來。他一下子就都記起來了，並很驚訝，自己還活着。他的兩眼發黑。然而這並不是由於黑夜的關係。施爾沙溫極力想睜開眼，但眼簾却不聽他使喚。他想抬起手來，而手却似刀割般的疼。穿的衣服有許多地方都炸破了，而胸前的皮膚都震裂了。他的兩脚陷在水裏，直僵僵的，怎麼也不能動彈。臉腫得又大又軟，兩眼腫得似胡桃般高高的凸在外面。

他摸索一陣，確定面前的地面應是陡立着的。這就是說，他是被爆炸的力量，拋到德寇陣地前緣所在的右岸去了。

施爾沙溫下到水裏，又走了出來，就開始打算着怎樣辦才好。

他用拇指和食指，把右眼皮伸張開來。但仍然是漆黑黑的，像閉着眼睛一樣，左眼還能感覺光亮。謝爾傑就蹲在地上，用手支着眼皮，慢慢的向四圍探望。光芒

射得網膜發疼。他確定了太陽的位置。現在他已知道了東西南北，而可以往前走了。他順着太陽光，抓着樹叢匍匐前進。

他有時爬過小樹叢，有時爬過荒漠沙地，爬過幾個溝谷。

突然有個東西刺着他的前額。碰到鉄絲網上了。他把底下的那條鉄絲掀起來，從下邊鑽了過去。他現在爬到了開闊的空地上。謝爾傑爬得又慢又小心了。每向前移動一次，先用手輕輕的摸摸前邊的草。他的手突然停止不動。在草裏立着一根不易辨識的小木棍。木棍上有引線伸去。這是彈性地雷。他又輕輕地摸了摸木棍，並小心翼翼地越過去了。他根據經驗知道，德寇埋地雷的距離很密。雖然現在他所遭受的危險也許比他過去所遭受的一切危險都大，但他還是小心謹慎，細緻精確，如同匠師一般，來作了自己的拿手好戲。

據施爾沙温的計算，現在他已離我軍不遠了。他爬過一小段凹地，隨後就碰到了一條電話線。他離我軍總共祇有十五到二十米突了。眼看着就要達到目的了，但因為緊張過度，氣盡力竭，馬上就癱下不能動了。

——同志們！——謝爾傑喊了一聲，渾身都癱了。

戰士們順着叫聲跑去，發現有一個人睡在地上。在生滿鬍鬚的臉上，表現出無限疲倦神色。

* * *

原來自那座橋被炸後，已經過了三晝夜。一個幾乎瞎掉雙眼的人爬行了三晝夜，而終於來到了自己部隊裏。他部隊中的人們都認爲他已犧牲了，並已按照「爲國捐軀」的名義呈請政府追賜他以蘇聯英雄的稱號。謝爾傑、伊萬諾維奇、施爾沙溫經過長期精細的治療，終於恢復了視力，恢復了健康，恢復了繼續與敵人鬥爭的力量。

摘自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二日紅星報。

有個全身着火的人一躍而起

在大砲猛烈轟擊以後，魏力奇科大尉指揮的坦克，穿過我步兵陣地逕向德軍陣地衝去。步兵由戰壕中紛紛而起，跟在坦克後面，在德寇大砲、迫擊砲的兇猛火力下，在陸地和空中的猛烈轟擊下，冒着彈雨向前進攻。

就在這瞬息間，有一顆砲彈打中了魏力奇科坦克的蠶輪。坦克一轉身，就向着敵方橫下不動了，第二顆砲彈飛來打壞它的油箱。身燃火焰的坦克手們一個個都從坦克中跳了出來。魏力奇科覺到坦克中的砲彈立刻就要爆炸，一下伏在地上，接着就聽得頭上起了轟轟的爆炸聲。他抬起頭來一看，只見跟隨坦克來衝鋒的步兵，都臥在地上，因為不祇他這一輛坦克，而且還有幾輛坦克也被德寇的砲彈打毀停下不動了：勝利落空了。離那個小鄉村不過還有三百米突。必須作最後的猛撲，才能完成這次戰鬥的結局。

：伏臥在坦克後面的步兵，陡然看到，有個全身着火的人一躍而起，面向他們將自動槍高舉在頭上，高聲喊叫。他們開始不明白，身上着火的人在喊叫什麼，但是他們看見了，他渾身火焰轉向德寇那面，飛奔去了。這是魏力奇科大尉。

戰鬥在這一剎那間似乎沉寂了，但這正是決勝負的一剎那，人們看見這個身上

着火的坦克手，他們的幾百隻眼睛就像是被他身上的火焰燒紅了一般，戰士都輕快的從地上起來，坦克手們也從被擊毀的坦克中跳出來，他們都奮激萬分，在彈雨下一直向前飛奔，他們行伍中好像有了衝鋒陷陣的熾烈靈魂，引導他們沿着那彈窩縱橫的戰場前進……

別爾果洛得戰線。

摘自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真理報。

英勇無畏的瑪利婭、顧杜卓娃 保全了他們性命

一九四二年，德軍坦克衝入了諾沃切爾卡斯克城。在鐵路醫院中，還留有將近一百個受重傷的戰士，急需施行手術。沒有來得及使他們退走，而院長——外科醫生

顧杜卓夫及其夫人——內科醫生瑪利婭、顧杜卓娃就決定，與這些爲祖國流過鮮血的人一齊留下。

：第一批彈片落到動手術的檯上了。

——移到下邊去！瑪利婭向外科醫生喊道，——我在那裏佈置好了一個綁傷所：

於是就把受傷戰士抬到地窖中，安放在病牀上，抬架上和褥子上。

失掉視力的軍事工程師克良金，戰士科列斯尼科夫在嚙語連連，要想逃走。顧杜卓娃醫生把他們扶到床上。看護婦趕快跑回家去，把自己丈夫的舊工衣和鄰居鐵路工人的舊工衣拿來，把傷兵的軍裝換掉了。瑪利婭的丈夫顧杜卓夫醫生負責來把傷員們底黨證和勳章保藏起來。

——你們要好好記着，現在你們已不是戰士，而是在轟炸時受傷的居民——顧杜卓娃又提醒大家說。

第二天，德寇到醫院裏來了。

——這裏不是軍醫院，——瑪利婭不慌不忙的向一個軍官說，——這裏是普通醫院。我們是給這些在轟炸時受了傷的鐵路工人治病的。

這個德國人走到各病房中，向病人發了許多狡猾陰險的問題，把各暗角都查看

了一遍，但什麼也沒有找到。於是他就惡狠狠的叫了一聲：「拿病人名冊來」。

顧杜卓娃毫不慌張，將病人名冊遞了過去。她連這個也預見到了。原來那登記着受傷戰士姓名職銜的舊名冊，早已嚴密可靠的藏起來了。在這新名冊上——女共產黨員，特務處檢查官，軍事法律家列得金娜改爲乘車到克拉斯諾達爾去找丈夫的家庭婦女列資尼科娃。馬勒史夫中尉變成了農業專校的學生。其餘的人也這樣重新改過了姓名。

德寇走出去了。這是爲受傷戰士生命而鬥爭的初次勝利。

顧杜卓夫夫婦二人及其助手們每時每刻都在受着死刑的威脅，但什麼也嚇不倒他們。法西斯鷹犬不斷的到這裏來，搜索軍人，但也如第一次一樣仍沒有結果。他們又到處翻尋醫藥器具和儀器，但這些東西早已拆開藏在地窖中了。

用什麼來供給受傷戰士的飲食？儲藏下來的不多食品，雖然廚師頗波夫會巧妙的節用，眼看也快完了。宰殺的馬匹也吃不了多久。

「請居民幫助，你們看怎樣？」有一次顧杜卓娃向她自己的女同事們問道。一個女救護員馬爾金娜同她母親及鄰居談過後，帶來了一大瓶牛奶，許多雞蛋和蘋果。

顧杜卓娃的兒子，探知鄰院中還存有某部隊留下來的車糧食。他們也把它偷偷的搬運到醫院中來了。看護婦和看護女工斯琉薩列娃，普達科娃和別秋爾斯卡婭都跑到附近的集體農莊中去，於是從那裏就經常不斷的有食品送到醫院中來。婦女們常常送來成桶成鍋的菜湯和米粥。車站上的掃地女工考姆保依科自願負起經常慰勞一個傷兵的義務，她像愛護自己的親人般來關注這位戰士。後來，就有許多鐵路工人都這樣來慰勞傷兵。那些把受傷的兒童送來治療的集體農民們也樂意擔負慰勞個別的病人，甚至一個病房中的傷兵。德寇想用餓鬼之手扼死祕密軍醫院生存的企圖並沒有成功。

德寇當局要求養好的人到防軍司令部去登記。於是顧杜卓夫夫婦兩人，給所有痊愈了的傷人都發了失掉勞動能力的字據。爾後又規定他們仍須繼續來院治療，把他們都藏在熟識的鐵路工人和集體莊員的家裏。

當我軍收復了諾沃切爾卡斯克那天，瑪利婭與最後一批在法西斯奴役下七個月中已成自己親人的傷愈戰士辭別了。他們都由於瑪利婭、顧杜卓娃及其丈夫底英勇無畏精神而保全了性命，此刻都到進攻的紅軍隊伍中去了。

掩護着自己的同志

謝爾讓托夫底飛機左翼上的汽油箱被擊穿，汽油流了出來。所剩下的汽油只夠飛回自己的飛機場去。謝爾讓托夫就要飛回去了。

此刻，飛機師巴郎諾夫在另一隊裏與敵機搏鬥，他擊焚了德寇兩架飛機，並撞壞了第三架敵機。撞擊以後，他只得乘傘降陸。那知有三架敵機猛向這個無力自衛而慢慢下降的飛機師衝將過來。他們想打死巴郎諾夫，的確，若沒有謝爾讓托夫來援救，他定會被敵人打死的。

當謝爾讓托夫看見三個惡鷗，在巴郎諾夫上邊惡狠狠地旋轉，他馬上就改變方向，直向敵人撲去。他明明知道，若與敵機撕殺而把汽油消耗，那他就不能飛回去了。雖然如此，而他却毫不猶疑。他毅然赴戰，掩護着自己的同志，擊落了一架敵機，並把其餘兩架引到高空中去，這就使巴郎諾夫能平安着陸脫險逃走。

謝爾讓托夫此舉是費了很高代價的。汽油眼看就要用盡了。但他還是繼續作戰。他的頭被彈片打傷了。他還是繼續作戰。德寇子彈又打中了他的手。他還是繼續作戰。又有一架德寇飛機被他擊焚而墮到地上去了。

此刻，與謝爾讓托夫撕殺的只剩下一架「米」式飛機了，而謝爾讓托夫却已精疲力竭，彈絕油盡，實難再繼續作戰。業已人傷機壞，在最後汽油箱中只剩有很少一點汽油。戰士與飛機的全部能力都已用盡了。

他昏昏沈沈，駕着側側歪歪，水箱也壞了的飛機，又重新去衝鋒，與其說這次是衝鋒，倒不如說是示威。而他那猛烈的戰鬥氣勢如此之大，竟使那個此刻本可以把他一擊就毀的敵人，轉過頭去飛逃了。

他戰勝了，既救了自己的同志，又打毀了兩架敵機。該趕急降落了。但是敵人會看見他降落，會看出他無力再戰，而轉回頭來安然向地上射擊。務必在空中再支持幾分鐘，而這是最困難的一刻。直至敵機飛走不見之後，謝爾讓托夫才降落了，此時他已精疲力竭，連一滴汽油也沒有了。田野上悶熱。我們的戰士沿着高草棵向這架降陸的飛機跑來。

作戰軍隊。

摘自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真理報。

永遠不能忘記他

奧列格、高射沃依躺在黑屋子地板上，呆呆的望着從門下射進的一綫光亮，在門外邊有個崗兵，踱來踱去，靴子踏得閣閣的響，吹着口哨，唱着歌，又搥煙斗，無聊的很。

他一隻手被打斷而腫脹起來了，幸虧，在審問後他就脫下了上衣。這件上衣很寬大，是他父親的。他把這件上衣蓋在身上，蹣着腿。

今天應當想一想最主要的事情。但最主要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他經受住了，沒有出賣同志。現在可以隨便想了，因為再不審了。夜間過去，就是早晨。爾後就要死了。

當德寇闖進克拉斯諾頓時，人們都沒想到這些十六七歲的學生青年團員，爲反對這個破壞力量竟會大胆作出這一切。

以前的生活是如何容易簡單啊！

七年級時他就加入了青年團。現在他才覺得當青年團員的困難了。

這原是在那所被毀壞的房屋地窖裏開祕密會議時所作的莊嚴宣誓：「……如果我怕受拷打或貪生怕死以至違背這神聖的宣誓時，那就讓我的名字和我的親屬被人永久詛咒，並讓我的同志嚴厲懲罰我」。

這原是在河畔下設埋伏，在小石上伏臥幾點鐘，猛然跳起一擊，那個德寇軍官就落到水裏去。這原是在電影院開始映演影片時散發的傳單，十一月七日在醫院的房屋上懸掛的旗幟，在廚房菜窖裏安置的自造收音機，在被破壞的城市澡堂地窖裏設備的武庫。這原是，當母親詢問他爲什麼回家這樣晚時，他所表示的一種沈默。

他忽然悲傷起來，痛心已極。他要被害了！他將被懸在廣場上像姑姑兒一樣，垂下頭來吊起。

——媽媽，——他低聲叫道，——你在那裏？我很難過，快來幫助我吧。似乎，是她走進來，挺直身子，面色慘白，穿着平素的褂子。

——他們把你弄成了什麼樣子！

——我作得對麼？我受盡了折磨。你記得我麼？你不生我的氣麼？你要知道，我不能不這樣作。我不怕死，——他堅決說着，覺得興奮自豪，理直氣壯，而心房

跳動起來，——有種種的死法，對麼？有人死得胆怯，死得下賤。而我將光榮的死，就如同我的生命那樣光榮。

*

*

*

報紙上寫道：『在臨刑的前夜，在獄裏的各房間裏用電報碼由牆壁傳過來了司令部的最後命令：『明天就要把我們解去處死。要押解我們遊街。我們要唱列寧愛唱的歌。我們雖死，但德寇決不能用絞死我們的絞架掩住那將昇起在俄國光復領土上的太陽』：

報紙上寫道：『凡是看見這個頭髮蒼白光着頭走去受死刑之小孩的人，都永遠不能忘記他。他正氣凜凜，兩目炯炯：』

一個德國軍官的日記上寫道：『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殺死了十三個俄國青年。今天我明白了，德國是要失敗的』。

克拉斯諾頓。

摘自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新聞報。



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 斯 莫

年四四九一